

曲長采列克

譯之克孟 著原泰斯爾托



行發店書風長

克列采長曲

3293

Kreutzer Sona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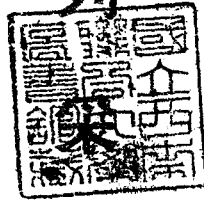
Lew N. Tolstoy

托爾斯泰著
孟克之譯

書戰史料文藝會

克

列



長

曲

長風書店

只是其苦難你的，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他犯姦淫了（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節）。

門徒對耶穌說，人和妻子既是這樣，到不如不娶。耶穌說，這話不是人都能領受的，惟獨賜給誰，誰纔能領受（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一節）。

譯者序

我對於這位「俄羅斯國土的偉大作家」托爾斯泰底認識的歷史說起來實在很短，在前年夏天，我偶而翻閱吳經熊梁蕙章合編的近代英文散文集（*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Prose*）卷首有一篇溫源寧先生做的序言，溫先生在這序言裏面舉了一個例來說明吳博士不但是一個法學家，而且還是一個文學的愛好者。大意大概是如此：

「有一天，我（溫先生自稱）偶而提到戰爭與和平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吳博士便把這部書買來，甚麼事都丟開不問，也不見人整整化了一星期工夫把這部書讀完，讀完以後，非常激動，並且和我討論書中精彩之點。他（指吳博士）不祇是看完這部書，他在他的戰爭與和平上，每一頁用各色的鉛筆做上記號，寫上註解。」

我對於托爾斯泰當然早已久耳大名，從前也讀過他的幾篇短篇的寓言性質的小說，他的長篇鉅著我還沒有讀過，當我看了這篇文章以後，我立刻去借了一部戰爭與和平，

借到以後，厚厚的一千多頁密密的小字使我有些望而生畏，但是讀了兩頁以後，我就感覺到無法放手，欲罷不能，一口氣把牠讀完，讀完以後，覺得第一遍讀得太草率，太注重故事的開展，於是又讀第二遍。那時候我真像發現礦苗一般地愉快，從那時候起，我開始有系統地讀着托翁的著作，愈讀得多，愈感覺到這位偉大的老人實在是一個發掘不盡的寶礦。托爾斯泰的大名在我國不算生疏，他的作品譯成中文的也不在少數（可惜有許多都沒有譯完全文），然而從托翁等身的著作的全部來看（尤其是他後期的作品），我們對托翁的介紹實在是不夠的，所以我也不揣譎陋，大膽地把這部托翁後期的名著譯出。

約在七十年代的末期，托爾斯泰在思想上起了莫大的變化，一般人都以為托爾斯泰可以分爲兩個，一個是轉變以前的，一個是轉變以後的，前期的托爾斯泰是一位藝術家，後期的托爾斯泰是一位道德家。這種看法實在是膚淺的。我們知道托翁的轉變決不是突如其來的，羅曼·羅蘭說得好：「在這樣的心魂中，一切都有立場，一切都有關連。」實際上，托翁後期的思想在他前期的作品中早有了伏流，至於說後期的托爾斯泰

祇是一位說教的道德家，更是謬誤。我們應該知道托翁是一位十足的藝術家，他永遠不委棄藝術，他的轉變不但沒有毀損他的藝術，反而給他的藝術注入新的血液，給予他的藝術一種全新的面目。查理·沙羅利在他的托爾斯泰傳裏這樣說：

「他嘗試新的經驗，發明新的短文以及新的描敘形式。藝術家的風度未嘗稍有退化。」

羅曼·羅蘭說得更透澈：

「在他的新作品中，即使這老人不能把他自己，把他的分析天才與天生的獷野完全抹煞（在若干方面，這些天稟反而更明顯），但線條變得更明顯更強烈，心魂蓄藏着更多的曲折，內心變化更爲集中，宛如一頭被囚的動物集中力量準備飛騰一般（克列采長曲，黑暗底力量），更爲普遍的感情從一種固有色彩的寫實主義與短時間的枝節中解脫出來，末了，他的言語也更富形象，更有韻味，令人感到大地的氣息：總之他的藝術是深深地改變了。」

這部一度會被禁止刊行的克列采長曲完成於一八八九年，是托翁後期的傑作之一。

讀完這本書以後，讀者一定可以體會出受托翁影響極深的羅曼·羅蘭上面所說的一段話。

關於托翁寫作克列采長曲的背景，托翁的公子雷翁·L·托爾斯泰在他的我父實事 (The Truth About My Father) 一書中敘述得很詳細。

「當我托翁的公子自稱十七八歲時，爲了要我學小提琴，我的母親請了一位年青的莫斯科音樂院的學生到耶斯拿耶來。晚餐以後，我們便請我的年青的教師演奏，我的哥哥是一位極優秀的鋼琴家，我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欣賞着古典的音樂。

在所演奏的曲中，給予我父親印象最深的一只便是貝多芬的克列采長曲。那時候他將近六十歲了……

當托爾斯泰開始感覺到他的結婚生活快告終，以及許多年來使他快樂的生活方式不再使他滿足的時候，我們在耶斯拿耶家中聽到貝多芬的克列采長曲。他在他的理想和他四周的現實的矛盾中痛苦着，一方面他正爲了發展他的精神生活找尋着真理之路。

婚姻和家庭是這種發展的最大的障礙。爲了這緣故，在這時期他用他熱情的全力猛

烈地痛責這些責任。

波慈尼雪夫——克列采長曲的主角——的思想便是托爾斯泰自己的思想，從所有這些不屈的思想所得到的結論不但是作者所同情的結論，而且在這小說的跋裏面他還明白地贊許這結論。

「我沒有預料到，」托爾斯泰寫道，「當我寫這本書時，一種嚴密的邏輯引導我到現在所達到的地步。我的結論使我驚駭。我不願意去相信這些結論，但是我又不得不相信。」

我們都知道這些結論是甚麼。「當情慾絕滅時，人類便沒有理由要繼續存在。」換句話說，性生活是一種必須要抑制的邪惡。

在今日迴顧到那些在耶斯拿耶度過的奇妙的夜晚，當我的父親埋身於圈手椅裏，傾聽着貝多芬的長曲，我現在完全了解那時候他心胸中所想的是甚麼。他的灰色的眼中充滿着眼淚，凝視着前面，他思想着，感覺着，創造着。

他於是爲自己和爲人類發現了人生一個最偉大的真理：近代婚姻的虛偽。這是對他

的啓示，而他覺得很愉快能夠把這真理傳達給別人。

貝多汶的音樂常常竟使他感動得不能忍受。他會突然從他的椅子上站起來，走到開着的窗邊，一種急促而特別的聲音從他的口中發出，正像波慈尼雪夫在火車中講他的故事時所發出的那樣。

克列采長曲的急奏(Presto)樂段——使波慈尼雪夫的妻子和她的情人苟合的極大的原因——當他聽的時候，每次都震撼着托爾斯泰的心。

讀者們也許記得最後這位殺人凶手和她的妻子間的兇暴的場面：「她用她兩隻手來抓住這柄匕首，她的手受傷了，但並不能阻止刀鋒的深入……我記得她的內衣對刀鋒的抵抗，」等等。

當他坐在他的椅子上不動，傾聽着音樂時，所有這些場面——每一個都有一種無匹的力量，正像克列采長曲中的思想一樣——充滿在我父親的腦中。

在早晨，在他通常用作寫作的時間內，他寫下前一晚被音樂所鼓動的思想。當他創作這不朽的傑作時，我的父親天天把他所寫好的高聲朗誦給我們聽。

全家和我們的朋友都聚在會客室中聽着朗誦，我不相信任何誦讀會使我們中間任何一個更感到興趣。對於我們大家，同時也對於作者自己，這行將呱呱墮地的作品是一件全然新鮮的東西，一件最重要的東西，我們等待這故事的開展和頂點的不耐的情形自然不難想像而得之。

在這些智能上的「盛饌」完畢之後，接着便是熱烈的爭辯，第二天托爾斯泰便利用這個來繼續他的小說，給他的主角更驚人，更明白和更真實的新觀念。

「但是，」我的姨母，庫慈明斯基夫人，將反對——她常常極坦白地向我父親表示她的意見——「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將使人類絕滅？這是違反自然的。一切動物都依照自然律，這樣可以使牠們在地球上繁殖。」

在第二天，我們將聽到波慈尼雪夫著重地說着：「人類存在一天，他們便引向一個理想，這理想當然不是和兔子那樣，祇知道儘量生產。這是一種良善的理想，要用節制和貞潔來達到的理想。」

在波慈尼雪夫的獨語的另一部分，當他說到他妻子，他說：「夏爾柯脫將宣稱我的

妻子是患歇私的里亞病的，而我是神經病，或者他還要來治療我們。而事實上我們仍是一點也沒有需要醫治的地方。」

無疑地托爾斯泰這樣的斥責基於他對近代醫學和近代科學的根深蒂固的反感，他認為這些醫學和科學忽略和混淆了唯一能救人類的人生道德律。

關於克利采長曲的文體，托翁也有新的嘗試，他採用了獨語體。他的公子有這樣的記載：

「在俄國，我們有一位偉大的伶人和說書者，名叫安德列也夫——布爾拉克 (Andrei off-Bourlak)。有一天他到耶斯拿耶·波里亞那來看我們，他的幽默的同時也是悲慘的講述給予我父親很深的印象。除掉一些別的以外，他講述了杜斯朵也夫斯基借馬爾米拉度夫口中說出的獨語。

在安德列也夫——布爾拉克拜訪過以後，托爾斯泰纔開始草擬他的對性問題的觀念，同時以波慈尼雪夫的「戲劇」為中心佈置着牠們。他決定把克利采長曲寫成獨語體。他想像着他聽到安德列也夫——布爾拉克講述他的主角的可怖的戲劇。」

看了上面，我們當然可以明瞭這部書名稱的由來，但是後來的批評家都以為這標題是誤引的。實際上音樂在這部書裏祇有一種副作用。即使沒有這長曲的演出，這似乎無法避免的悲劇恐怕也不會有甚麼改變。托爾斯泰常把音樂和愛情的惡勢力兩個問題混在一起——他以為音樂和戀愛都具有使人墮落的力量。一般說來，這當然是錯誤的。但是我們應該知道托翁對音樂狂熱的攻擊，實在由於他對音樂的恐怖而起的反動，而這恐怖的發生，又是由於他極度的敏感，並且對音樂極端的愛好和深切的了解的緣故。年事愈增，托翁對音樂的恐怖和他對婦女的恐怖也愈益並行地滋長着，克列采長曲便在這種心境中誕生了。

托翁固執地認為音樂是一件具有危險性的東西，他借波慈尼雪夫的口說出這樣的話：

「在中國，音樂是一件國家的事情，這本來應該是如此的……像那樣的樂曲（指克列采長曲）祇應該在若干莊重的場合中演奏，而且即使在那種情形之下，也祇能和這音

樂相合的一些重要的事件必需完成的時候纔能演奏，但是祇是引起一種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都和這音樂不相合的情緒的力量，而且這種力量也不顯示在任何事件裏，這樣的事一定成爲最危險的行動。」

其實這是托翁的過慮，祇有像托爾斯泰那樣極端敏感，生活極端富麗的人纔會有因音樂而受苦的可能。即使最優秀的第一流的音樂，對於一般缺少生命的庸俗的聽衆決不會變成危險物，何況今日一般的作曲家和演奏的人大半又都是同樣的缺少生命，同樣的庸俗。

這部驚世駭俗的作品曾一度被禁止刊佈，後來經托爾斯泰夫人向主管官署交涉，並向沙皇亞力山大第三遞呈請求書，禁令總算撤銷，但是被刪削掉的文字竟多至八九千字。介紹到西歐各國之後，這部書也同樣地震驚了社會的各階層——尤其是所謂上流人士。當事實的偽裝被托翁無情地揭破以後，他們在面紅耳赤之餘起來自衛了，於是說：「這是一部不道德的書！」

我不願再多說甚麼，讓這位偉大的藝術家自己介紹他自己罷。

逡譯此書時，承李寶堂先生借給原文，承索果利也夫 (Nikolai A. Shchegolev) 先生
解釋不少疑難，謹致謝忱。

一九四〇年三月，孟克之，在上海。

早春季節。我們已經在火車中過了使人疲勞的兩整天和一個夜晚。短距離的乘客不斷地上車和下車，但是除我自己以外，還有三位從火車的起點乘上，一直沒有下車；一個婦人，年紀已經不輕，也不怎樣動人，不斷地吸着紙煙，穿着一件男式的大衣，頭上戴着一頂小毡帽，她的容貌顯示出長而深刻的痛苦；她的朋友，一位大約四十歲左右的健談的紳士，行裝簇新；另外一位身材短小的客人，舉止不安，雖然他的鬚曲的頭髮已經現出早衰的灰色，但是年紀並不老。他的爛爛的目光不停地從一件東西移到另一件，遠離着別的乘客坐在車的一隅。

他穿着一件裁製講究的舊大衣，配上一條阿斯特拉亨硬領和一頂阿斯特拉亨便帽。當大衣不扣上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出裏面有一件短衣和一件繡花的一俄國一式的襯衫。最特異的一點便是他時時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音，好像突然中斷的咳嗽聲或笑聲。他似乎有意避免和其他乘客認識，當別人和他講話的時候，他祇是簡短和粗魯地敷衍一二句，

立刻開始看書或是抽煙，或是閒望着窗外，不然他就從一個舊行囊裏拿出食品來，自己倒些茶，吃一些東西。我看他似乎被寂寞所重壓着，我屢次想和他談話，但是每次我們目光相接的時候——他坐在我對面座位的一端，所以目光時常接觸——他總是避開，埋頭看他的書，或是看着窗外。

在第二天的傍晚，火車在一個大站停下。這位舉止不安的客人走出去取些預備湖茶的開水。行裝簇新的紳士——我後來知道他是一位律師——也走到飲食室和那位穿着男式大衣的一直吸着煙的婦人一同吃茶。當他們走開以後，有幾個新的乘客上車，在他們裏面有一位高大而面孔修得很光潔的老人——顯然是一位商人——他的面孔上盡是皺紋，穿着一件美國馳皮大衣，戴上一頂尖頂布帽。他在那位婦人和律師所坐的座位對面坐下，立刻和一位剛進來的青年（也許是一位商店的夥計）談話。

我坐在對面座位的一端，因為車停着，所以祇要過道中沒有人經過，我便能清晰地聽出他們談話的一大部分。這位商人自己說他預備到他的在下一站附近的田莊上去。於是他們談着價錢，生意經，討論着最近莫斯科的商情，接着又講到尼慈尼——諾夫郭拉

特的賽會。這位夥計開始講述一位著名的富商的狂飲和許多的瘋狂的嬉戲，但是老人不讓他講完，便插入從前在古娜文賽會中他自己也參與的許多放蕩的故事。他對於他曾參與這些狂歡顯然有些自鳴得意，很愉快地繼續講述從前在古娜文賽會中，有一次喝醉了酒，他怎樣和剛纔所說的那位富商幹了一次除非用耳語簡直不好意思說出來的惡作劇。夥計聽了，放聲大笑，笑聲震動全車，這位老人也高聲大笑，露出兩顆黃牙。我對他們的談話絲毫感覺不到什麼興趣，我就站起來，走到門邊，打算在開車以前在月台上閒逛。在門限旁我遇到這位婦人和律師，他們興高采烈地談着，準備回到他們的座位上。去。

「時候來不及了，」健談的律師對我說：「第二次鐘立刻就快要打了。」

他的話果然不錯，我剛走到車的盡頭，第二次鐘就打了。我走了回來，發現這位律師和婦人正繼續着他們起勁的談話，老商人坐在他們的對面，直看着前面，時時不以為然地皺着嘴唇。

「於是她坦白地告訴她的丈夫，」當我經過他回到我自己的原地方去，律師帶笑地

說着，「她不能夠也不願意再和他一同生活下去，因為——」

這故事的下半節我沒有聽得見，因為我剛坐下，立刻有許多別的乘客湧進來，還有車守，後來又有攜着行李的脚夫；喧擾了好一些工夫，我簡直聽不見他們在說什麼。

當喧聲漸漸靜下去，律師的聲音又能聽到的時候，我知道話題已經從私事轉到一般問題上去了。這位律師宣稱離婚的問題目前在全歐洲正受到大眾嚴重的注意，即使在俄國准許離婚的案件也一天多似一天。他突然感覺到現在車中祇有他一個人在那裏說着話，他停止不講，轉向老人：

「我相信從前一定沒有像這種事的，倒底有沒有？」他和竊地帶着笑說着。

商人正要回答，但是火車剛在那時候開動了，他立刻脫去他的帽子，開始劃着十字架，喃喃地做着祈禱。律師很有禮貌地等候着他。老人做完了他的祈禱，在胸前劃了三次十字架，把帽子緊緊地戴在頭上，坐一坐好，他開始說話了。

「從前也有這種事，先生，」他說：「可是沒有現在這樣多。但是現在沒有別的路可走。一般人已經變得太開通了。」

火車愈開愈快，輪軌震動的躁聲簡直叫我無法聽見他們的談話，因為我對他們的話題很感到興趣，我便移近他們。我看出我的隣人——這位雙目炯炯十分興奮的乘客——也感到興趣；他也同樣地想聽聽他們究竟說些什麼，但是他不敢站起來或是離開他的座位。

「教育怎樣纔算是一件罪過？」這位婦人問着，脣角邊帶着一絲笑容。「像從前一樣地結婚不是更好麼？那時候在結婚以前，男女是不見面的。」她接着說下去，正和許多婦人的習慣一樣，並不回答着對談者所對她說的，祇是回答她料想對方所要說的。「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否相愛，也不知道他們將來是否有相愛的可能性，他們便冒冒失失地結婚了，以後往往抱恨終生。你們以為這確是更好的辦法麼？」她繼續對這位律師和我說着她的意見，對這位老人一些也不理睬。

「一般人變得太開通了，」這位商人重覆說着，輕蔑地看了這位婦人一眼，並不回答她的問題。

「我很願意聽聽你怎樣解釋教育和婚後不和睦的關係。」律師帶着淺笑說。

這位人正想說話，但是這婦人把他的話中斷了。她說：「不，這時代早成爲過去了。」

但是這位律師打斷了她的話，說道：「請你讓他解釋他的意思！」

「愚行從教育而起，」這位商人武斷地確說着。

「他們用婚姻把並不相愛的人結合在一起，於是他們對這樣一對夫婦不愉快的生活又感到驚愕，」這位婦人躁急地說，看看律師和我，也看看這位商店夥計，他已經從座上站了起來，靠着座位的背，帶着微笑傾聽着辯論。「祇有對動物你纔能這樣辦，」她繼續說着，顯然要想諷刺這位商人，「主人要替牠們怎樣擇配便怎樣。但是男人和女人都有他們自己的慾望和愛情。」

「你不應該這樣講，太太，」這位商人說：「動物祇是動物，但是人類加上了道德律。」

「但是怎樣能夠和一個自己所不愛的人一同生活下去呢？」這位婦人問道，很明顯地要想迅速地說出她也許自己相信是極端新穎的意見。

「在從前這些事不受人注意的。」這位商人用莊嚴而斷然的聲調說着；「祇是在現在牠們已經成爲時髦的東西。有一些小事發生的時候，妻子便昂首縮領大發脾氣，『我要走了，我不願和你一同生活。』農民們也依樣畫葫蘆。『聽好，』一個鄉下人的妻子叫着，『把你的外衣和襯袴拿去，我要和凡卡一同去了，他的頭髮鬆得比你漂亮。』請你想想這樣的事罷。對付女人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要叫她們畏懼。」

這位夥計看着這位律師，婦人和我，仍舊含蓄地保留着一絲笑容，準備根據別人的態度對老商人的話或是取笑或是贊同。

「怎麼樣的一種畏懼？」婦人問。

「這樣的一種畏懼：『她應該畏懼她的丈夫。』我的意思便是指這種畏懼。」

「這種時代早已過去了，好先生，」婦人帶着諷刺地說。

「不，太太，這種時代不會成爲過去的，正像夏娃——女人——是從男人的肋骨造成的，所以直到世界的末日她還是一個她。」老人莊嚴地說着，勝利地搖着他的頭，夥計立刻以爲他得勝了，所以發聲大笑。

「是的這便是你們男人辯證這件事的方法，」婦人說，絲毫不願意屈服，轉向我們。「你們把所有的自由給你們自己，同時要把我們女人鎖在深閨，至於你們什麼事都能夠幹，是不是？」

「並沒有人允許我們去幹。你知道一個男子在外面胡調不會帶一個小孩到家裏來的，但一個女人，一個妻子，却是一件碰不起的東西。」

商人所用來發表他的意見的嚴肅和鄭重的語勢，對於聽衆有一種強烈的動聽的效果，即使這位婦人也自覺失敗。但是她仍舊不願表示屈服。

「是的，但是我想你一定承認女人也是一個人，正和男人一樣，她也有情感。現在請問：假如她不愛她的丈夫，她將怎麼辦呢？」

「假如她不愛她的丈夫？」商人憤怒地複述着，他的眉毛和嘴唇同時動着。「不必過慮，她將學習去愛他。」這出乎意料的話特別合這位夥計的意，他發出一種不清晰的聲音表示贊同。

「啊，但是如果她不願學習去愛他，」婦人說：「如果她需要愛情，又沒有一種力

最能產生愛情」

「假如一個女人對她的丈夫不忠實，那怎麼辦呢？」這位律師問道。

「這種事完全不值得考慮的，」老人回答。「你應該常常採用適當的手段來阻止牠。」

「是的，縱然你採用了適當的手段，這種事還是要發生（這完全是實在發生過的事實），那又該怎麼辦呢？」

「那一類事大都發生在士紳之家，我們一羣人裏面是沒有的，」商人回答。

大家都不作聲。夥計換了他的地方，更走近一些，似乎不願甘居人後，也帶着笑說話了。

「是的，在我們的一個主顧的家裏發生一件醜事，而且也很難解釋。她是一個奇特的女人，你們該知道的，就是那種濫污貨。不久她開始走入邪路。她的丈夫是一個能幹而嚴正的好人，起先她和一個管賬員勾搭。她的丈夫想用溫和的話勸她改過。但是她並不悔悟。她做了各式各樣的壞事，那個東西。她後來甚至於偷他的錢；他就打她。你們

想結果是怎樣的？她越變越壞，最後同一個淫佚的異教徒——猶太人——一同逃跑了。我問你們現在她的丈夫怎樣辦？他完全和她斷絕了，現在過着獨身的生活，而她仍舊過着她放蕩的生活。」

「因為他是一個傻瓜！」老人激動地說。「假如他在一開頭就有效地阻止她，假如他真的好地給她一些顏色看看，我敢打賭直到如今還是規規矩矩地和他住在一起。從開頭的時候起便不要放任她們。俗話說得好：『不要信任你的在田裏的馬，也不要信任你的在家裏的妻子。』」

談話到這裏，車守進來收取下一站的車票，老人把他的車票給了他。

「是的，先生，女人必須及時使他們馴服，否則一切都完了。」

「但是你怎樣把你現在所說的，和你剛纔所說的男人們在古娜文賽會所幹的一套兩者調和起來呢？」我實在忍不住問道。

「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商人嚴肅地回答，不再說什麼。

汽笛的銳聲叫起來了，他站起來，從座位下取出一個行囊，把他的皮大衣更裹得緊

些，把帽子微微地拉上一些，離開了車輛，走上月台。

二

老人剛離開，談話立刻又開始，幾個人簡直同時搶着說。

「一位舊式的家長走了，」夥計喊着。

「他真是達邁斯脫洛衣（註）具體的表現，」婦人說道。「對女人和婚姻多麼野蠻的觀念！」

「是的，我們和歐洲的婚姻觀念還差得遠呢，」律師說。

「這些人最奇怪的一件事便是他們不了解沒有愛情的婚姻不能算是婚姻，」婦人接着說，「祇有愛情能使婚姻成爲神聖，而唯一的真正的婚姻便是受過愛情的洗禮的婚姻。」

夥計含笑傾聽着，要想儘量地把這些文雅的談話記住，預備將來應用。在這位婦人談話的中間，我們聽見一種聲音，好像強制住的笑聲，又像遏抑着的嗚咽聲，回過頭

去，我們看見我的隣座的灰色頭髮雙目爛爛的孤寂的客人，他在談話（顯然使他感到興趣）中間已經偷偷地移近了我們。他站着，手臂靠在座位的背上，他似乎非常興奮，面孔泛紅，臉部肌肉痛苦地痙攣着。

「你的意思究竟是指什麼一種愛情——使婚姻成爲神聖的愛情？」他口吃地說着。這位婦人看出他說話時的興奮的情形，她極力使她的回答溫和而明白。

「真實的愛，」她解釋着。「假如男女之間有這一種愛，結婚是可能的。」

「是的，但是真實的愛到底是什麼呢？」這位目光爛爛的客人固執地問着，當他問的時候，他不自然地微笑着，顯示出極端怯懦的神情。

「每個人一定都知道愛的意義是什麼！」婦人說。「我不知道，」他回答。「你應該下一個定義——」

「這是很簡單的，」婦人回答，但是她靜靜地想了一會，於是接着說；「什麼是愛？」她重覆說着。「愛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不容外人加入的喜悅。」

註：達邁斯脫洛衣(Domostroy)是可怖的伊凡時代的婚姻法典。代表男性絕對專制的家庭制度。

「喜悅多久？一個月？二天？半小時？」他笑了。

「很明顯的，你心裏面一定另有所思，」婦人說。

「不，我和你所說的是同一樣東西。」

「這位太太的意思是，」律師插進說，「婚姻第一應該是好感（假如你願意的話，你也可以稱牠叫愛情）的結果，假如這樣一種感情存在，那末，而且也祇有如此，婚姻纔成爲一種神聖的東西。第二她主張所有的婚姻不以這自然的好感（或者愛情，假如你喜歡用這字的話）爲基礎，這樣的婚姻便缺少道德上約束的要素，我這樣的解釋沒有錯麼？」轉向婦人問道。

婦人點了一下頭，表示她贊同律師的解釋。

「其次——」律師接着說下去，但是這位舉止不安的客人，光亮的眼睛現在看上去正像兩塊燃紅的煤炭，他顯然不能再抑制他自己，中斷了律師的話頭，他開始說：

「不，我所說的正是同一樣東西——一個人對另一個的偏愛，但是我願意知道，這
樣的偏愛能維持多久？」

「多久？很長久，有時候竟是終生，」婦人回答，聳聳她的肩。

「是的，這不過在小說裏面纔有，實際的人生就全不是那回事。實際的人生中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喜悅很少能維持到幾年的。普通都是幾個月，有時候甚至於祇有幾個禮拜，幾天，幾小時，」他說，顯然知道他使我們大家都驚愕，而他自己却感到異常的滿意。

「啊，先生，你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不，但是——請原諒我，但是——」我們中的三個立刻說。即使這位夥計也發出聲音表示不贊同。

「是的，我知道，」他高聲叫着，「你們所講的是將來想像的情形，而我所講的却是目前實在的情形。每個男人對每個漂亮的女人都感覺到你們的所謂「愛」，但是對他自己的老婆的愛却很少。所以我們有這樣的俗話：「別人的妻子是一只白天鵝，自己的妻子却是一味苦藥。」」

「啊，這些話真可怕。人類中間一定有一種感情叫做愛，這愛不是幾個月或是幾年，而是終生的。對不對？」婦人問。

「當然不對。即使我們承認一個男人也許會終生喜歡一個女的，女人却極可能愛上別一個男的。在我們這世界上以前一向是如此，將來一定也是如此。」說完這些話，他拿出他的煙匣，開始抽煙。

「這也許是相互的。」律師提議着。

「不，這是不可能的，」他回答。「正像在一車子的豌豆裏面，兩顆特別做上記號的豌豆決不會再並列在一起。而且我們現在並不在討論着一種單純的未必有的事，這問題的一個固定的要素還是男女雙方的壓足。祇有在愚蠢的小說裏面我們纔能找到這樣的話：『他們倆終生相愛着。』這種話也祇能使三歲小孩相信。說是一個人能終生愛一個人，等於說一枝蠟燭能永遠燃着。」他說着這些話，一面拚命抽着煙。

「你在說着的是肉慾的愛，」婦人反對着。「你難道不承認一種以理想的一致，和精神上的相近為基礎的愛的存在麼？」

「理想的一致！」他重覆着，發出他的特異的聲音。「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夫婦就沒有理由要睡在一起（原諒我的粗齒）。男女睡在一起原來是爲了他們理想的一致！」

他興奮地笑着。

「請聽我說，」律師插進來說，「我們所看到的事實和你所說的剛相反。我們看到婚姻始終存在，所有的人類——至少大多數——都結婚，許多結婚的夫婦也都一同過着長久而值得尊敬的生活。」

頭髮灰色的乘客又笑了。

「你以為婚姻的基礎建築在愛上面。但是當我懷疑除掉肉慾的愛之外究竟還有沒有別的愛，你用婚姻的存在來證明愛的存在。今日的婚姻不過是一種欺騙而已。」

「對不起，」律師說，「我所說的祇是婚姻一向存在，現在仍舊存在着。」

「婚姻現在存在！是的，但是現在婚姻為什麼存在？牠們在那些視婚姻為神聖（一種在上帝面前舉行的聖禮）的人們中間一向存在着，現在也存在着。在那些人們中間婚姻的確存在，但是並不在我們中間存在。婚姻對於我們祇是一種欺騙或是一種暴行。假如僅僅是欺騙，這倒還能忍受。丈夫和妻子不過欺騙着別人，要使別人相信他們是一對好夫妻，而事實上雙方都在實行多妻和多夫主義。這當然不好；不過還能忍受。但是普

通情形，丈夫和妻子表面上都把「白頭偕老」看作他們的本分，其實從婚後第二個月起早已經互相憎恨，雖然雙方都十分願意分開，但是仍舊繼續着他們的共同生活：結果家庭變成一種可怕的地獄，爲了要想逃避現實，於是他們拚命喝酒，用手鎗擊碎自己的腦袋，或是謀殺，或是自己服毒。」

他說得很快，不讓別人插進一個字，而且說的時候越變越興奮。

我們都不作聲，大家都感到有些不舒服。

「當然結婚以後的確有這種危險的意外的。例如波慈尼雪夫案件，」律師說，要想結束這越變越熱烈的討論。「你會看到他怎樣由於妒嫉而殺掉他妻子這一件事麼？」

這位婦人說她並不會讀到。這位舉止不安的客人不說什麼，面孔有些變色。

「我看你已經知道我是誰了。」他突然說。

「不，我還沒有這種榮幸。」

「根本談不到什麼榮幸。我便是殺妻的波慈尼雪夫，」他說着，迅速地逐一看着我們每一個人。我們都不作聲，他的臉色又從紅泛爲白色。

「這有什麼關係呢？」他接着說，發出他所慣常的奇異的聲音。「請你們原諒我罷。啊！我不應該再來討厭你們了。」

「沒有的事，不要這樣想，沒有的事！」律師說，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所說的「沒有的事」到底是什麼意思。但是波慈尼雪夫並不注意他所說的，回到他自己的座位上。

三

我也回到我自己的座位上。律師和他的同伴互相耳語着。我坐在波慈尼雪夫對面，我也想不出什麼話來說，車內光線很暗，又不能看書，所以我閉着眼睛假睡着。這樣我們到了下一站，律師和婦人換到另一輛車裏（這是和車守預先講好的）。夥計在座位上舒適地睡着了。波慈尼雪夫一直吸着煙和飲着在上一站沏好的茶。當我一睜開眼睛，向四周看着的時候，他使用一種堅定的態度和激動的聲音對我說道：

「也許坐近着我使你感覺討厭，因為你知道我是誰了。假如是這樣的話，我可以走開。」

「絕不，請你千萬不要這樣想像。」

「那很好，要喝些茶麼？我怕這茶太濃了。」他倒了一些茶給我。

「他們談着，但是他們所說的都是假話——」

「你指什麼？」我問。

「當然我指同樣的論題，就是指他們所謂「愛」和牠的性質。你不想睡麼？」

「不，一點也不。」

「假如你願意聽的話，我將把我的過去告訴你。」

「當然願聽，假使你不覺得太痛苦的話——」

「不會的。緘默着不講話倒是很痛苦的。還要茶麼？不嫌太濃麼？」

茶的確是很濃的，簡直和啤酒一樣；但是我喝了一杯。這時候查票員經過，波慈尼雪夫盛額現出不豫之色，直等他走過以後他再開始說着。

在他講述的時候，他的面部的神情變換了好幾次，完全變得和原來的不同。他的眼睛小髭甚至於腮邊的鬍子都變了樣子了。在每次變換中他表現出一個美觀而令人哀憐

的容貌。這些變形像日月蝕的半陰影一樣，突然在五分鐘之內又變成原來的和剛纔大不相同的面孔，接着——我也不知怎樣變的——牠又變得無法認識了。

「好吧，我將告訴你這件故事。但是你真的願意聽麼？」

我向他保證我的確非常要聽。他靜了一會，於是用手擦擦他的臉，開始說了：

「在結婚以前，我和在我們的社會層中的一切人一樣地生活着。我是一個地主，受過大學教育，一度做過貴族的領袖。我在三十歲那一年結婚，但是在把我的婚事講給你聽以前，我必須告訴你我以前是怎樣生活着的，以及我對於結婚生活的觀念是怎樣的。我過着一般所謂「士大夫」過的生活——這就是說，一種淫佚的生活，並且和大多數過着這種生活的人一樣，我自己以為我是一位無可責備的有道德的君子。

「我的道德觀念從這些事實發生的：第一我家裏並沒有特別放蕩的人，其次我的父親和母親從沒有互相欺騙過。所以我從小就把結婚生活的夢想像作一種崇高的詩意的東西。我的妻子將是完美的，我們互相的愛將是無可比擬的，我們的結婚生活的真潔將是無瑕疵的。我這樣想，並我自己也一直驚奇着我的計劃的高尚。

「同時我度過十年成年的生活而沒有想到結婚，我過着我自以為正常而合理的獨身生活。當我在我的那些專門胡調的朋友們和年紀和我相若的人的面前，我自己覺得很驕傲我不是一個引誘者，我對於違反本性的東西並不愛好，我並不把放蕩看作人生主要的目的；相反的，我覺在社會所規定的範圍以內活動是很愉快的。爲了健康的緣故，我適度地，有節制地幹了一些壞事。」

「我避開那些戀着我的或是帶一個小孩給我的女人，因爲她們也許會累及我的將來。當然，也許已經有了小孩和戀情，但是我裝做我並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存在。我不但想這是一種有道德的行爲，並且我對牠覺得極端地值得驕傲。」

說到這裏他突然停止，發出他常常在想到新的東西時候所發生的奇異的聲音。

「這樣生活着，我總把我自己當作一個絕對正直的君子。我那時並不明白淫佚並不在於肉體的接觸，真正的罪過却是和女人發生肉體關係以後把一切道德上的責任拋棄，而我還把這種責任的免除看作我的特有德性。我記得有一次我怎樣地痛苦着，因爲我忘掉把錢給一個也許爲了愛而和我發生關係的女人。一直等到我送了些錢給她，使她明白

我對她並不負道德上的責任以後，我心裏方始覺得坦然。

「你不要點頭，好像你也和我同意，」他突然用力地叫着，「我很知道這些巧計，每一個人——你也在裏面，除非你是一個罕有的例外——都有我那時候所有的觀念。這是一樣的，請原諒我，」他接着說，「但是事實却是所有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

「什麼可怕？」我問。

「就女人和我們對她們的關係而言的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欺騙的深淵。是的，我不能安靜地來講牠。並不是由於像他（指律師）所說的「意外事件」，而是因為自從這件事發生以後，我的眼睛睜開了，我用不同的眼光來看各種事物。每件事都旋轉過來了，是的，旋轉過來了。」

他點頭起一枝紙烟，把肘放在膝上。在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面孔。我祇能在車的噪聲中辨出他的有力的和令人愉快的說話聲。

四

「是的，十年以來我過着淫佚的生活，最可憎的生活，夢想着愛，最最高尚的愛，甚至於用那種愛的名義來夢想着一切。是的，我願意詳細告訴你我怎樣殺掉我的妻子，因此我必須講一講我是怎樣墮落的。在我認識她以前，我早已殺掉她了。當我第一次嘗試了沒有愛情的肉慾，我就殺掉了「這位」妻子，實際上在那時候我已經殺掉了「我的」妻子。是的，先生，在受到痛苦以後，我明白了罪惡的根源究竟何在，我也明白了我的罪行。這樣你可以看出，這使我毀滅的戲劇在何處以及如何開始的了。」

「當我踏上死路的第一步的時候，我還不足十六歲。那時我是一個中學生，我的大哥在大學一年級。在此以前從未沒有交接過女人，但是正像所有我們的社會層裏的青年一樣，我已經不能算清白純潔的青年了，兩年以來我已經被同學帶壞，女人（不是某一個特別的女人，而是當作一樣無限甜蜜的東西的一般的女人）和女性的裸像種種想像已經使我感到煩悶和痛苦。」

「當我一個人的時候，我的思想已經不再純潔，我使我自己痛苦，正像百分之九十的青年使他們自己痛苦一樣。我覺得很可怕，同時我也非常痛苦，我禱告上帝，我俯

伏在他的面前，但這些都沒有用，在想像方面我早已走入邪道了。我自瀆着，但是還沒有碰過別人。

「在這危機中，我哥哥的一位朋友，也是一個學生，一位快樂的青年，就是普通所謂好人（這就是說，一個無聊的壞蛋，）他教我們喝酒賭錢，有一天晚上大家喝醉以後，他勸我們到那裏去玩。我們去了，我的和我一樣清白的哥哥那天晚上也失身了。至於我呢，那時不過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也和一個女人發生了關係，並且還協助別人玷污了這女人的妹妹，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倒底做了些什麼。

「年紀長一些的朋友們從來沒有告訴過我這種事是不對的。在聖經的十誡裏面也許可以找到，但是十誡祇不過在中學校和大學裏考試的時候在牧師面前背誦一下。甚至於連這個也不是很必需的，這個甚至於還不及拉丁文法中假定的子句裏的 *ut* 來得重要。無論如何，我從來沒有聽見年紀較長的人（他們的意見一向爲我所尊重的）說過這種事是不對的；相反地，我會聽見我所尊重的人都說牠是對的。他們告訴我做過這種事以後，我內心的掙扎和痛苦可以消滅。我會聽過也會讀到過這些話，我從朋友們那裏聽到

說牠是對健康有益的；而我的朋友們似乎一直以爲他們的行爲是一種英雄主義。再說，在這種事裏面我們也看不出什麼不值得讚美的地方。至於說到病毒的危險，這危險是有辦法避免的。賢明的政府不早就想到這些了麼？牠僱用了許多醫生來照顧這些事。好像這是應該如此的。醫生們制定健康所必需的種種，同時也是他們認准這些壞事的存在。我個人知道有些母親完全依照醫生的話，來照顧她們兒子的健康。這些都要科學來負責。」

「爲什麼科學呢？」我問。

「醫生是什麼東西？他們不是科學的「教皇」麼？誰定出這樣的衛生規則來把我們的青年引入邪道的？他們於是又裝出一副難以形容的自以爲了不得的神氣，開始替人治療疾病。」

「但是他們爲什麼不治病呢？」我問。

「是的，假如把治病的百分之一的努力用來撲滅這種放縱的行爲，這樣的疾病早就可以消滅了。但是不。一切努力都不用來撲滅這種罪惡，反而鼓勵牠，向放蕩者保證沒

有危險。但是，這還不是我所要講的問題；我所要指出的便是我遭遇的事，正是十分之九的人也遭遇到的，不但我們自己的社會層裏的人，各色人都在裏面，甚至農民也不能例外。我失去我的童貞，並不是因為我受到某一個女人的自然的引誘。不，沒有女人引誘過我；我失身了，因為我所生活在其中的有一些人認為這種事是一種合法的，有益衛生的行爲，另一些人以爲這是最自然的，不但可以寬恕，而且是年輕人最清白的娛樂。至於我自己，我從沒有懷疑過我曾經做了可以適當地稱爲「墮落」的事。我開始沈溺在這種快樂中（一半由於慾望，一半由於需要，）關於這些，別人都要叫我相信在我的年齡是一種特徵，正像他們勸我喝酒和吸煙一樣。

「但是在第一次墮落的時候有一些東西是奇異的和動人哀感的。我記得在交接的剎那間，我充滿了一種深刻的悲哀，我覺得我願意坐起來痛哭。是的，我可以哭我的清白的喪失，哭我和女人的關係永遠的喪失，是的，我和女人的關係是永遠喪失了；和女人們純潔的關係，我永遠不能再有了。我變成一個所謂縱慾主義者，一個縱慾主義者的外表正和一個鴉片鬼、酒徒和吸煙者的外表一樣。

「鴉片鬼、酒徒和吸煙者都不能算一個正常的人，同樣的情形，一個爲了尋快樂而和幾個女人發生關係的人也不能算正常的人。他是永遠不正常了；他是一個縱慾者。我們可以從他們的面容和舉止上辨出一個癡君子和酒徒，我們也能如此認出一個縱慾者。他也許可以掙扎和約束他自己，但是他和女人永遠不能再有這種單純的和清白的關係，好像兄弟對姊妹一樣的關係。從他向一個年輕女人看上一眼的模樣上，我們立刻能認出他是一個縱慾者。我變成一個縱慾者，而且將一直是這樣一個人。牠使我走上毀滅之路。」

五

「從此以後，我在泥淖裏越陷越深。我的上帝！當我迴想到所有我的背道的和邪惡的行爲，我自己也覺得震驚。我能記得有一時我仍舊是我的同伴們的嘲笑的對象，因爲我是比較的「清白」。假如你聽到那些富家子弟、軍官、和「巴黎」人所做的一切，恐怕更要駭人聽聞呢！可是所有這些人物，我自己也包括在內，當我們都是三十歲左右的

放蕩者，我們的靈魂沾染着無數的各式各樣的罪行，當我們走進沙龍或是跳舞會，衣冠整潔，乾乾淨淨，鬍子新修過，灑上香水，穿着潔白的襯衣和毫無瑕疵的夜禮服或是制服，人家都把我们當作純潔的典型！多麼可憎啊！

「請你想想應該是怎樣的，同時和事實上是怎樣的比較一下。應該是如此的。當一個這樣一個人走近我的姊妹或是我的女兒，我知道他過去的生活，我便應該走到他那裏去，把他叫到旁邊，低低地和他說：『朋友，我知道你過的那種生活，我也知道你常同誰一起消磨你的夜晚。這裏對你是不適宜的。這裏都是清白的處女。走開吧！』這是應該如此的。但是事實上却是如此的。當這樣一個人來了，和我的姊妹或我的女兒跳着舞，用他的手臂圍着她的腰，我們笑着，假如他是富有的，並且還有很多顯赫的朋友的話。可恥啊！當這可呪詛的狀態，這可憎的虛偽終將暴露和打破的一天的來臨，我們不知道還要等待多久呢？」

他又發出幾次他的特異的聲音，喝着茶。我必須承認這茶是非常強烈的，手邊又沒有水來沖淡牠。我覺得我被我所喝的兩杯茶刺激得很利害。當然他也同樣地受到刺激；

因爲他愈喝得多，愈顯得興奮。他的聲音越說越響，也越有力量，他不停地移動着，一會兒戴上他的帽子，一會兒又把牠脫下，在黑暗中他的臉似乎經過無數次的特異的變形。

「這樣我生活着，」他繼續着，「直到三十歲，一直沒有放棄過結婚的念頭，想安居下來，同時過一種最貞潔，最完美的家庭生活。胸中存着這念頭，我留意觀察着合適的年輕的女郎。我自己雖然腐敗，但是我却要找一個處女，一定要她的貞潔能配得上我的妻室。我拒絕了好些姑娘，因爲我覺得她們似乎還不夠清白。」

「最後找到一個，我覺得她已經夠我的標準了。她是平沙的一個地主的兩個女兒中的一個，一度也很富有，那時候已經衰落了，在窘境中過着日子。說真話，沒有一點虛偽的謙虛，我是被追求着，結果我是被俘獲了。她的母親（父親已經去世了）替我設下許多陷阱，而其中之一——划船——決定了我的命運。」

「有一晚，她和我一同划船，夜漸深了，我們在月亮的柔光下划回來，我坐在她身旁。讚賞着她的美麗的鬚髮，和她在緊裹着的短衣裏顯露出來的豐腴適中的身材，我

突然決定她正是我所要找的人。在那一天美麗的晚上，我覺得她似乎了解我所感覺的和我所想的一切，而我所感覺的和我所想的都是十分崇高的東西，事實上，我的幻想都在她的髮髮和把她緊裹着的短衣上。同時更想和她更貼近一些。

「幻想着美麗的便是好的是多麼奇異的差誤啊！一個美麗的女人說些無聊的話。我們聽着，但是我們聽到的却不是無聊的東西，而是聰明的意見。她說出和做着許多可憎的事情，但是我們所感覺到的祇是一些愉快的事，假如她不說荒謬或可憎的話，假如她又是美麗的，我們立刻相信她是智慧和道德的典型。我回到家裏，欣喜得恍恍惚惚，決定認為她是道德的完美的極點，所以值得做我的妻子。第二天我向她求婚了。」

「一個多麼荒謬的觀念的混雜！一千個結過婚的人之中，不但在我們自己的社會層中是如此，就是在平民之中也是如此，我們很難找到一個真正清白的。當然也不是絕對的沒有，至少我會聽說過現在有許多貞潔的青年，他們感覺到同時也知道貞潔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而是一件極嚴肅的事。願上帝幫助他們！但是在我的代，我們在一個個人之中不能找到這樣的一個。每一個人都很知道這是事情的常態，但每一個人都假裝不

知道。

「所有的小說都把牠們的主角的情感，以及他們所徘徊的湖和樹描寫得極細膩。但是寫到他們對一個年輕的姑娘講愛情，關於「他」——這位有趣的男主角——的過去，例如逛簪子，同婢女或是別人的老婆勾搭這些事便隻字不提。假如真的有這樣的小說，牠們也永遠不會傳到最應該知道這些事情的人——這就是說年輕的姑娘們——的手裏。在她們的面前，大家對在我們的城裏和鄉間，消磨一個男人的半生的醜行都假裝着根本不存在。我們也漸漸習慣於這種偽善，開始想像我們都是正人君子，同時生活在一個有道德的世界上。這些姑娘們——可憐的東西——居然一本正經地相信着。我的不幸的妻子也是這樣地相信着。在我們結婚以前，我把我的日記給她看，從這日記裏面，她知道一些我過去的生活，尤其是我最後一次的通姦，關於這件事我想還是讓她知道來得好，不然的話，別人也許會告訴她的；因此我覺得我必須讓她看看我的日記，當她看到我過去所做的一切的時候，她所感覺到的恐怖和失望好像還在我眼前一樣。我看出她要立刻和我斷絕關係。」

「什麼阻止她沒有這樣做呢？」我問。

他又發出他的奇異的怪聲，靜默片刻，喝了一些茶。

「無論如何還是那樣來得好，是的，那樣來得好，」他叫着。「我該受這罪。」

六

「但是這並沒有關係。我所要說的便是，在像這樣的事件裏面唯一受騙的人是那些不幸的女孩子們。母親們——尤其是受過她們的丈夫騙的母親們——知道一切。假裝着相信男人的純潔，她們所做的却和她們所相信的完全不符合的。她們知道怎樣替她們自己和她們的女兒去「釣」男人。

「我們男人不知道這種事，我們所以不知道便是因為我們並不要知道。女人們却知道所謂崇高的和詩意的愛並不依賴德性，而是靠着不斷的相會、頭髮的式樣，衣服的面色和裁製式樣。不信你去問一個有經驗的專門勾引男人的賣弄風情的女郎，在下面兩種危險裏面她寧願選擇那一種：在她所要想勾引的男人面前，被人家證實了她的虛偽，

無情，甚至於不道德的行爲，還是在他的面前穿上一件不合身材的，顏色難看的衣服在他的面前出現。她一定毫不躊躇地挑選前者。因爲她十分知道當我們訴說我們崇高的情緒的時候，我們不過是在撒着謊，而我們真正的慾望不過是女人本身的佔有，因此，我們立刻會原諒她所有的錯處，但是我們永遠不會寬恕一件裁製不合身；色彩惡劣的衣服，每一個賣弄風情的女人都敏銳地了解這些事，而天真的少女們祇是在不知不覺之間感覺到。因此便有這些可憎的短衣，後面凸出的人工的裝束，和半裸露的肩部和胸部。

「女人——尤其是那些時常有機會和男子接近的女人——很明白那些崇高的會談不過是一些空話，男人慾望的目的物祇是女人的肉體，肉體上最誘惑之點。她們完全依照她們所知道的來對付男人。假如我們能把習俗上的解釋拋在一邊，來把上等階級生活的實際情形深思一下，我們便可以發現這生活是絕對可恥的，你不贊成我的話麼？我來說給你聽，」他說，預先切斷了我的話。

「你以爲我們社會層中的女人和過娼妓生活的女人的興趣有所不同麼？我可以告訴你事實上並不是如此的，讓我來證明我的話。」

「假使人們對於他們生命的目的的看法互有差異，這種差異一定會在他們的外表的行爲上反映出來，而他們的外表的行爲一定和他們的觀點一樣地與別人不同。現在把這些不幸的，被輕視的墮落的姊妹們和這些上流社會的女人們比較一下。你能發現什麼？同樣的裝扮，同樣的服裝，同樣裸露的手臂和肩部，同樣的後面凸出的裝束，同樣地愛好珠寶，昂貴而閃耀的飾物，同樣的娛樂，跳舞音樂和歌。前者用盡手段來勾引男人，後者也是一樣。兩者之間一點分別也沒有——一點也沒有。」

「絕對合乎邏輯地來說，必然的結論便是短期賣淫的人普通被人所輕視，而長期賣淫的人却受到尊敬。」

七

「我便這樣地被這些短衣鬚髮和後面凸出的裝束所俘獲了。我是極容易被俘的，因為我是在一種專向着教育一班年青的愛人們的情形之下成長的，正像胡瓜在暖房裏一樣。我們過多的食物加上優閒的生活，結果便成爲我們的情慾的有系統的衝動。」

「也許你要覺得驚異，也許你並不，這隨你的便，可是事實確是如此的。直到最近我纔發現這事實。我覺得非常痛苦，當我想到現在沒有一個人明白這件事，所以人們便說出像不久以前那位太太所發出的同樣的謬論：

「去年春天，許多農民在附近的鐵路的堤上工作。一個強壯的農夫的日常工作是麵包、克伐斯(註)和一些洋葱，這些食物便使他生活、活動和健康。當他到鐵道公司裏去做工以後，他每天的食物是卡夏(註)和一磅肉。這些食物耗費在十六小時的勞働上，推動載重三十布特(註)的小車，這正是盡他力之所能。我們相反地要吃兩磅肉、野味和魚，此外還有各種熟食和冷飲。現在我要問所有這些東西的結果是怎樣的？牠產生過度的肉慾、不正常的衝動，這種肉慾的衝動透過了我們虛偽的生活的三稜鏡，便以「戀愛」的姿態出現。

「所以我也談戀愛了，正和一切男人一樣，那種情形的特殊的形態一樣也不缺少。狂喜、柔情，和詩意樣樣都有，但是實際上我的戀愛一方面是媽媽和成衣匠的妙計的結果，另一方面便是美餐和優閒的產物。假如一方面沒有划船，沒有成衣匠裁製燕尾服這

種種；假如我的妻子穿着平常的衣服坐在家裏；假如另一方面我又過着正常的生活，我就不會被她所吸引和她戀愛，以後所遭遇的一切也就不會發生了。」

八

「但是事實上我的心境，漂亮的衣服，划船遊樂都幫助我的戀愛成功。牠已經失敗了二十次以上：這一次終算成功了，而我便跌入一種也許可以稱爲陷阱的東西。」

「我們這一代的婚姻安排得正像陷阱一般，當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我並不在開着玩笑，怎樣纔能更自然一些呢？一個女孩子長大了當然要出嫁的，表面上這似乎是很簡單的問題，尤其是假如她長得並不難看，同時又有許男人願意娶她。在從前這件事就很好辦。女孩子長大了，父母就替她擇配。現在中國人、印度人、回教徒、和俄國的平民還

註：克伐斯(Kvas)——一種酸味的飲料

註：卡夏(Kasha)——一種燕麥粥

註：布特——「布特等於三六一一磅

是如此；事實上，佔了人類中百分之九十九。祇有百分之一（甚至還不到此數目）的墮落的人們以爲這種辦法不好，而要想設計一個新的辦法。這新制度主要的特徵是什麼呢？女孩子們坐在家裏，年輕的男人到她家裏去，好像上市場一樣，從她們裏面選擇。姑娘們等待着和想着，但是又不敢明白說出，『請你娶我，親愛的！啊！拿我去；不要拿她，拿我，請！看我的肩多美啊！』同時，我們男人便在她們中間徜徉着，把這些商品逐一細看着，覺得非常自滿，每個人都對他自己說，『我很知道我不會上你們的當的。』我們這樣地徜徉着，對於每件事都如此精美地安排着覺得很愉快，當我們裏面的一個突然顛躓了，跌落在這陷阱裏，結果被人家捕獲了。」

「但是依你要怎麼辦呢？」我問。「你總不會要女的向男的求婚吧？」

「我真的不知道我所要的；我祇覺得假如要有平等，便應該有真的平等。」

「假如由職業的媒妁所撮合而成的婚姻認爲是退化的，那末我們的制度恐怕更要退化一千倍；因爲在前者的情形中男女雙方的權利和機會是平等的，而在後者的情形中女人不是一個市場中出賣的奴隸，便是一個誘餌。但是因爲她既不能勉強去適應她的環

境，更不能去改良她的環境，於是開始造出這個更可憎的謊話，這有時說是「社交」，有時說是「消遣」，其實都是爲獵取一個丈夫。

「把老實話告訴一個母親或是她的女兒，說所有她的計劃都是匯歸到捕捉一個丈夫的目的上去的。天啊！這是多麼重大的侮辱！可是事實上她們都這樣做，同時也沒有什麼別的讓她們去做。尤其駭人的事便是有時候可憐的、年輕的、清白的姑娘們也充滿了這樣的思想。假如公開地做去，這便成爲另外一回事；但是事實上盡是欺騙。」

「『啊，物種起源——多麼有趣！』一個母親會這樣地叫出來。『啊，麗蓮真喜歡繪畫！』『你呢，你想到展覽會去麼？』『真是增益智慧的！』『來一輛脫洛衣卡（註）！』『戲！音樂會！啊！多麼好啊！』『我的麗蓮喜歡得音樂要發狂了！』『你也喜歡麼？』』」

「但是所有她們這些話裏，祇有一個意思，這便是：『拿我去，請你拿我去吧！』『拿我的麗蓮去！』『不，拿我去，親愛的！』多麼可憎啊！可惡的撒謊！』他吻完了

註：脫洛衣卡(Trotka)——三匹馬的馬車

剩下的茶，開始把杯子和盤子撤去。

九

「是的，」他接着說，把茶葉和糖放到一個行囊裏去，「這便是女人得勢而使全世界受罪的原因。」

「什麼？女人得勢？這是什麼意思？」我問。「所有的權利和特權不是都屬於男人的麼？」

「是的，是的，這正是我所要說的，」他回答。「這給我們解答這奇特的情形的線索，女人一方面降到屈辱的最低點，但是一方面她又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從這一方面來看，她們的地位正和猶太人完全一樣。他們從別的方面取得優勢來補償他們所受到的壓迫，女人也是如此，『啊！』這些猶太人似乎說，『你們祇許我們做商人！很好；我們就做商人來勝過你們。』『啊，你們祇把我們當作尋快樂的工具！』女人們說。『很好；我們就利用這一點來制服你們。』」

「女人權利的剝奪並不是在於選舉權或是做司法官的權利的剝奪，而是從兩性的關係來講，她和男人是不平等的。例如她沒有權力去選擇她的丈夫，他必須等着他來選擇她。」

「你以為把這些權利給她是可怕的麼？很好；那末讓男人不再享有牠們。現在牠們是男人們的專利；所以爲了要補償這些權利的喪失，女人便玩弄男人的官能，利用他的官能，她完全制服了他，使他的選擇的權利減弱而成爲一種形式。實際上是她在選擇着；當她一次嫻熟了這制勝的方法，她就濫用她的權力，結果叫男人們唯命是聽。」

「但是這驚人的權力究竟在什麼地方表現出來呢？」我問。

「什麼地方都表現着。」他回答。「請你看一看大城市裏的舖子。成千成萬的錢都在那裏。要去估計櫥窗裏表現着的財富，或是估量生產牠的人的勞力的總量簡直是不可能的。仔細觀察牠們一下，你可以發現沒有一件東西是爲男性所應用的。所以生活上的奢侈品都是爲女人們的需要而存在。再看一看工廠。大多數都是製造些無用的裝飾品，行裝，傢具，玩具——一言蔽之，爲了女人們。千萬的人民，世代的奴隸在工廠裏受着

懲役，祇是爲了滿足女人的任性。女人，像女皇一樣，使十分之九的人類成爲囚徒和服著苦役。

「這便是因爲我們男人貶抑她們和剝奪了她們平等的權利，她們對我們的報復的形態。所以她們的詭計和策略都是要想使我們本性裏的不道德的一部分受到影響，這樣便使我們投入她們所設下的羅網。是的，這便是我所敘述的一切事情不正常的狀態的根源；女人把她自己變成一種男子尋快樂的目的物，她叫一個年輕人——甚至於上了些年紀的人——在她面前不克自持。看一看一個盛大的宴會，或在我們的夜會和跳舞會中。女人們很知道她們在那裏的影響——你可以從她們勝利的微笑上看出來。

「當一個男人一走近一個女人，他立刻被她的魔力所溶化，而他的感覺也立刻麻痺了。在從前，當我看見一個穿得很漂亮的女人，不管她是一個圍着紅圍巾和穿着印花布衫的平民，還是一個穿着跳舞禮服的貴婦人，我總覺得有些不安。現在簡直叫我震顫了，因爲我知道在這裏面對一般男人有一種顯著危險——一種沒有法定權利存在的危險。我覺得應該馬上去叫一個警察來要求他保護我，同時懇請他把這種威脅立刻移去或

是根本剷除。

「這叫你發笑，」他突然說，轉向着我，「是不是？但是我可以向你擔保，這並不是一件好笑的事。那一天總會來的，也許不久就會來到，那時候人們會明瞭，同時會驚奇地問着他們自己，這樣一個社會怎麼會繼續存在的，在這社會裏我剛纔所說的對公眾安寧充滿了危險性的行爲是准許的。我們能不能自欺自騙地說社會對女人們所默許的，並且直接刺激情慾的肉體的裝飾是沒有社會的危險性的？這正像你在大街小巷上設下陷阱和佈下羅網一樣，不，甚至於來得更壞。我要問爲什麼賭博要被禁止，而女人穿着俗麗的服裝出去招搖倒不被禁止？而事實上後者要比前者有千倍以上的危險。」

十

「我也在這種情形之下被她俘獲了。我是所謂『在戀愛着』。我不但把她看做完美的典型，並且在所有我去求愛的時候我想我自己也是一個正人君子。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個壞蛋不發現別人還要比他來得壞，於是他對他自己便覺得很滿意和驕傲。我也是如

此。我並不是爲了金錢而和她結婚的；我這次的選擇一點也沒是想發財的念頭，並不像我們的相識裏面的大多數一樣，他們都是爲老婆的妝奩或是她的有勢力的親友。第一點，我富而她窮；第二點，我尤其覺得值得驕傲，別人還想在結婚以後繼續他們的婚前的放蕩的生活，而我已經堅決地決定在結婚以後做一個忠實的丈夫。那時我對我自己的欺騙簡直是無限制的。是的，爲了這個我誇着我是一個純潔的天使。

「我倆的訂婚期間並不很長，但是我仍舊不能迴憶牠而不覺得羞恥。多麼可憎呀！我們把我們愛想像作一種精神的結合。假如我們的愛真是一種精神的結合，那麼牠便應該從我們的談話中表現出來，事實上這種情形一點也沒有。當祇有我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我們便感覺到無話可說。我們的談話簡直是雪西佛斯 (Sisyphus) 的苦工。我想出一些話來說，說了以後，又回到緘默，於是再偏索枯腸尋出一些談話資料來。其實一點可說的話也沒有。一切有關於期待着我們的新生活，和我們將來的計劃的話題都已經討論過了；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假如我們是低等動物，我們便應該知道本來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但是我們人類必須找一些話來談談，雖然並沒有什麼可談的。除此以外便是吃糖

菓和宴會那一類可恥的例行的故事，和所有那些別的可厭的結婚的準備，還有和媽媽討論住宅，臥室，妻子的晨裝，我自己的晨服，襯衫，和盥洗室等等。

「當然，假如一個人還是按照早年俄國教堂裏的神父所定下的舊法而結婚，正像剛纔那個老商人所堅持的一樣，那末絨毛墊，妝奩，床，床架，這些東西便成爲和聖禮相聯接的細節。但是在我們中間，十個結婚的人裏面沒有一個相信這和聖禮有關，甚至於他們並不相信結婚是一種義務，一百個人裏面找不出一個婚前真正沒有結過婚的，或是五十個人裏面找不出一個決不欺騙他的妻子，假如有良好的機會的話：在我們中間，我可以說，大多數的人都把教堂的儀式看作一種條件，完成了這條件，他們便可以佔有某一個女人。

十一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地結了婚，我也和別人一般這樣地做了。於是開始這更值得贊美的局面——所謂蜜月。這名詞的本身便多麼動人呀！

「一天我在巴黎閒逛着，」他說，「看着各式各樣的景緻，我看見一塊招牌，上面畫着一個有鬍子的女人和一隻海象，我走進去看，原來所謂有鬍子的女人不過是一個穿着女人衣服的男人，而海象不過是一隻覆着海象皮的普通的狗，在一只裝滿了水的浴缸裏游泳着。這種事當然是十分可惡的。當我走出的時候，陳列的主人恭敬地護送我到門邊，同時對門外的羣衆演說着，他指着我說，『你們可以問問這位先生，這些東西是否值得一看。進來吧！進來吧！每位一個法郎，』我覺得很羞恥去說牠並不值得一看，而這位陳列的主人一定也相信我是如此感覺的。那些做過蜜月中一切無謂的事的人們正和這個一樣，他們也不願叫別人與幻滅之感。我也和一切別的人一樣做着，但是我總不明白現在我爲什麼還要隱瞞。現在我覺得急須把事實的真相佈露。

「事實上蜜月毫無樂趣可言。牠是一個令人厭倦，羞恥，可憐的時期，總而言之，一個可憎的時期，十二萬分的可憎！牠多少叫我想起幾年前我學習吸煙時的感覺，頭有些發暈，嘴裏充滿了唾液。我急忙把唾液嚥下，叫人看上去好像這種經歷是很愉快的。吸煙的樂趣，正像愛的樂趣一樣，假如真有所謂樂趣的話，一定要渡過學習時期以後方

始能體驗得到。結過婚的人在能領略牠的樂趣以前，必須依從習慣，學習這種罪惡。」

「你說什麼——罪惡？」我說。「爲什麼呢？你是在說着最自然的事情裏的一種！」

「自然！」他叫着。「自然？不，相反地我以爲這是違反自然的，而我——一個已經墮落的人——也得到同樣的結論，對於一個年輕的姑娘，對於每一個清白的姑娘，這正和對孩童們一樣地違反自然。我的極年輕的妹妹被一個年紀比她倍上一倍的男人懷着惡意娶過去了。我記得在他們結婚的那一晚，從她的丈夫的身邊逃出，面色蒼白，掛着眼淚，全身戰慄着，她說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能叫她說出對她所要求的事。」

「你說自然！吃東西是自然的；這是一件愉快的機能，從我們出生以來，我們就並不吃東西爲恥。但是『這個；』這是可恥的，可憎的，痛苦的。不，這決不是自然的！我漸漸知道一個清白的女郎常常對這個懷着恐怖。一個純潔的年輕的女郎祇希望一件東西——小孩；小孩，是的，但是決不是一個愛人。」

「但是，」我驚異地問着，「照你那樣說，人類不是要滅絕了麼？」

他並不立刻回答。

「你願意知道人類將怎樣延續麼？」他說，在我的對面重新坐下，把他的兩腳伸出，把他的肘放在雙膝上。「人類爲什麼要延續呢？」他問。

「爲什麼？」我喊着，「因爲否則我們便不存在了。」

「但是我們爲什麼要存在呢？」

「我們爲什麼要存在？當然爲了要活着。」

「我們爲什麼要活着呢？假如沒有目標，沒有鵠的，假如生命的目的祇是爲了生命，活着有什麼意義呢？假如真是這樣的話。叔本華和佛家的話是絕對不錯的。從另一方面來說，假如人類的存在有一個目標和鵠的，那末這是很明顯的，當這目標達到以後，人類必須停止生存。這是非常明顯的，」他激動地重覆着，顯然對他自己的意見自視甚高。

「是的，那是非常明顯的。請你把我的話仔細考量一下。假如人類存在的目標是快樂，仁慈，愛，或者任何別的你願意稱牠的名稱，假是牠正是那些先知們所宣稱的東

西，這就是，人類應用愛團結起來，他們的刀劍應該改成犁頭，什麼東西阻止牠的完成？慾念。在所有的慾念裏面，最強烈的，最有害的，最持久的，便是肉慾。所以假如我們把這些慾念和這裏面最後和最強烈的一種一併滅絕，這些預言將成事實，人類將被愛的關係所團結，人類的目標和使命將告完成，人類實在沒有理由要繼續存在。

「人類存在一天，他們便引向一個理想，這理想當然不是和兔子那樣，祇知道儘量的生產。這是一種良善的理想，要用節制和貞潔來達到的理想。我們一直向着，而且現在仍舊向着這個理想邁進。」

「現在想一想這一切的結果。愛，慾，似乎像一個安全活塞。現在這一代人們還沒有完成他們所以到世上來的使命，為什麼緣故呢？由於他們的慾念，而最強烈的一種便是肉慾。從另一方面說來，假如這種慾念還沒有根除，新的一代人生出，人類便享受着因新人的努力而達到這目標新的可能。假如他們不成功，爲了同樣的原因和失敗以後會帶來成功的可能，這樣無窮連續下去，直到這目標達到，預言成爲事實，全人類真正團結起來。」

「假如事情不是這樣，那麼將會發生什麼？假如上帝創造人類，譬如說，爲了實踐一種使命，使人類有生有滅而沒有情慾，或是使人類永生的。假如他們是有生有滅而沒有情慾，他們將生活着，而沒有達到他們生命的目的，終於他們死了，於是上帝必須創造新的人類，這樣我們現在所討論的目的也許纔能完成。在後者的情形之下，這便是：假如人類是永生不滅的，讓我們想像在幾千年以後，他們達到了這目的（一件最未必有的假定的事，因爲新的一代去改正錯誤和達到完美之境要來得容易得多），他們繼續的存在的目的將是什麼？到那時他們還有什麼用處呢？明顯地一切事情便更好了。

「但是你也許不喜歡我用來表達這一切的形式。也許你是一個演化論者。但是即使如此，你也不會看不出我的論點中所含的真理。動物中最高級的一種便是人類。爲了在和別種動物的競爭中保持牠自己的地位，牠必須緊密地團結起來，像一羣蜜蜂一樣地團結起來，決不是繼續不斷地增加和繁殖。牠應該像蜜蜂一樣培養中性類，這便是，牠應該努力自制，決不是幫助去激起這情慾，正像我們的社會生活似乎所企圖做的。」

他靜默了片刻。於是他又說了：

「人類將停止麼？是的，但是任何人，不管他從那一種觀點來觀察人生，能來懷疑到這個麼？這正和死亡一樣地不可避免。一切宗教上的教義都建築在這樣一個信仰上：這世界遲早終將走向末日：近代科學也諄諄說教着同樣的學說。所以倫理學說出同樣話，我們爲什麼又要驚異呢？」

他停止不說，緘默了好一會兒，飲着茶和吸着煙。當他吸完了一枝煙，他又從他的行囊裏拿出幾枝，開始把牠們裝入他的舊的佈滿斑點的煙匣裏。

「我了解你的見地，」我解釋着，「教友派也說教着和這相似的話。」

「是的，是的；他們是對的，」他喊出來。「情慾——不管用什麼形式來掩飾牠——總是一種邪惡，一種可怕的邪惡，應該去和牠戰鬥，不應該像我們的社會一樣去鼓勵牠。福音裏面所說，『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她犯姦淫了，』這話不但應用到別人的妻子，而且還應該應用到一個人自己的妻子。在這世界中，風行的意見正和這個相反，結果也便和理想的情形相反。我們的蜜月旅行和長輩所許可的一對青年夫婦和別人的隔離是些什麼呢？還不是無節制的歡樂的縱慾。」

「但是道德律遲早總把爲了破壞牠的應得的刑罰加到我們身上來了。所以一切我要使蜜月成爲一成功的努力都歸於失敗。這真是一個可恥，令人厭煩的時期，牠很快地變成一個不能忍受的苦刑。」

「不久事情便轉變成這樣。一天我發現我的妻子已經感到厭煩了——我想是婚後的第三或是第四天——我問她不高興的原因，開始擁抱她，我總以爲這便是她可能料想或是希望從我這方面得到的安慰。但她把我的手臂推開，開始哭着。『幹麼？』她不能說出，但是很明顯地她是異常的憂愁和沮喪。也許她的受苦的神經已經把我們間關係的真相啓示了給她，但是她不能把她本能所感覺到的用言語來表明。我便繼續問她，她回答說她因爲離開了母親而感覺到寂寞。我感覺到這是假的，我開始安慰她，沒有提起她的母親。我不了解她祇是心裏不高興，而她的母親祇是一種託辭。但是她對於我不提起她的母親立刻發怒，好像我對她所告訴我的話絲毫不信任。她說她現在能看出我並不愛

她。於是我責備她太任性，她的臉色突然變了。一種憂鬱的表情變成一種激怒，她開始用最惡毒的話罵我自私自利和殘忍。我凝視着她。她整個的面色對我表現出一種極端的冷淡和敵意——簡直可以說是「一種恨」。

「我記得當時侵襲我的那種恐怖。這算是什麼意義呢？這可能是這樣的麼？愛情，靈魂的結合！但是她恨我——我！『這可能是這樣的麼？』我問我自己。『這是不可能的，這一定已經不再是『她』了！』」

「我試想去撫慰她，使她平靜下來，但是我發現我被一座堅不可破的冰冷的和惡毒的牆阻擋着，在我能仔細反省一下以前，我也激怒了，結果我們互相用卑鄙的話對罵起來了。」

「我們第一次口角所留下的印象簡直是極惡劣而可怖的，我稱牠爲口角，其實全不是那回事。牠不過是張開在我們中間的深淵的發現。由於肉體上的慾望的滿足，所謂「愛」早已竭盡，我們在我們真正的相互關係上面對面地站着，像兩個自我主義者，兩個陌生人。」

「我把『口角』這名稱給我所發生的。但這實在不是一場口角，這不過是我們相互間真正的關係的一瞥。我在那時還沒有明白這種冷淡和敵對倒是我們相互間的正常的關係，因為在剛結婚以後這些不愉快的感覺很快地被一陣新的『愛』的熱浪所隱沒，我假定我們祇是一度口角以後便又和好了，而且這種誤解永遠不會再發生了。」

「但是在蜜月的第一個月裏，和好以後不久，我們有一時又互相感覺到不需要，於是又起了一場新的口角。這第二次的誤解所給我的印象比第一次更深刻。『這樣看來第一次的事不完全是偶然的』我心裏想着；『這是必然的給果，遇到同樣的必要時一定還要再度發生。』第二次口角給我印象更深的另一個原因便是因為牠的起因非常的瑣細。這次的起因是關於錢的問題，事實上我對她從來就沒有吝惜過錢，並且我也沒有夢想過要這樣地做。我記得我祇對她說了一句話；她便諷示着說我要用金錢的勢力來壓制她，她還說我對她的權力是以金錢做基礎的。這種攻擊是毫無根據，愚蠢，卑鄙，不自然的。」

「我也發怒了，同時責罵她的粗鄙。她也回罵我，從她的言語裏，從她的面孔和眼

睛的表情裏，我可以發現以前使我心悸的同樣的殘忍無情的敵對。」

「我記得我也時常和我的父親和兄弟吵嘴；但是從來就沒有過我的妻子和我之間所發生的那種特別惡毒的恨意。但是不久我們間的恨又被所謂『愛』所隱匿，我又試想安慰自己，以為我們兩次口角完全是很容易清除的錯誤和誤解。但是第三第四次口角的發生把我的幻夢都喚醒了。我很清楚地看出這決不偶然的事，也不是誤解，而是必然的結果，並無別路可走，牠將一次又一次地發生。」

「對於這樣的情勢我感覺到心冷。但是我的痛苦更形加重，因為我以為祇有我纔這樣地不幸，而別人的家庭裏一定沒有這一類事情的。那時候我還不知道這不過是普通的現象，而一切別人正像我一樣，總相信他們的不幸是例外，他們不但隱瞞着外人，並且還試想去隱瞞他們自己，好像當牠是一種惡病。」

「在我們的事件裏，這種情形一結婚便開始了，而以後愈變愈利害。從結婚以後頭幾個禮拜起，在我的心的深處我感覺到我是被牢籠住了，我所經歷到的也不是我所想的和我所忠實地希望着的，而我的婚姻並不是快樂的源泉，而是一個很重的重負。但是我

也像別人一樣，我不但不願向別人承認（假如不是因為這件事永成過去，即使現在我還不願承認。）就是對我自己，我也不願承認。

「當我現在想到牠的時候，我總不明白當時我怎樣會對我的真實情形完全盲目不知。但這是顯而易見的，這些爭吵都是起於極瑣細的原因，牠們的原因簡直是可笑的瑣細，甚至於以後我們自己也記不起怎樣發生的。理智力簡直來不及捏造似是而非的口實，來引起我們間的繼續不斷也沒有變化的衷心的敵意。但是更特別的還是和好的託辭的不充分。有時候是言語、解釋、甚至於眼淚，但有時候——即使現在我想起這情景還覺得討厭——互相用最惡毒的話罵過以後，接着便是笑，接吻和擁抱。」

十三

這時候兩位旅客走進車輛，預備坐到遠遠一端的座位上。波慈尼雪夫停止了的話，直到他們坐定以後，等到他們一坐定，他們行動的聲音寂靜下去的時候，他又從他剛纔停下的地方講起，顯然地他一刻也沒有失落他思想的線索。

「關於所有這些特別令人作嘔的一點便是在理論上愛描寫成一種理想的境地，一種崇高的情感，而實際上牠是一件不能不帶着憎惡的感覺來提到或想起的東西。天意使牠如此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是假如牠是令人作嘔的，讓我們老老實實毫無遮瞞地說出。但是不但不如此，人們反而開始宣揚牠是光榮和崇高的。」

「我將坦白而簡略地告訴你我的愛的第一個徵象是什麼。我沈溺於獸性的縱慾，不但不覺得可恥，而且還自己覺得驕傲，絲毫不想到我的妻子的智力上的，或者甚至於她的肉體上的生活。我對於我們的恨的來源感到驚奇，但是現在一切都明白了。那種惡毒的敵意不過是我們兩人內在的人性向正要粉碎牠的獸性的抗議。我們兩人間除掉恨以外簡直不可能再有別的感覺。這種恨正和罪案中的同謀者相互銜恨的情形一樣。當這位可憐的女人在第一月中就懷了孕而我們獸性的交接仍舊繼續，這不是一件罪行麼？」

「你也許以為我說得離題了？一些也不！我仍在講着我怎樣殺掉我的妻子的故事。在受審的時候，他們問我用什麼傢伙，並且怎樣殺掉她的。他們真是蠢貨，都以為我是在十月五日用刀把她殺死的。我並不是在那時候殺死她的。很早我就「殺死」她了，同

樣地他們現在都在「殺」着他們的妻子；是的，他們都……」

「這怎麼說呢？」我問。

「這真是一件最奇怪不過的事，沒有一個人願意知道這樣明白和顯然的事，醫生們應該知道同時應該向人宣講的事，然而關於這件事他們永遠緘默着。」

「事情是極簡單的。世界上女人的數目和男子的數目大概是相等的。這結論是很明顯的。低等動物也是如此做的，人類並不需要什麼罕有的智慧去發現牠。這便是自制是必要的。但是這發現雖然簡單到如此，然而直到現在人們還沒有發現。科學已經發現在血中遊行着的各種新的微生物，以及許多別的無謂的荒謬的事物，但是牠到現在還沒有能了解這真理。無論如何，你總沒有聽見科學家傳布過任何像這樣學說。」

「於是一個女人祇有兩種方法來解決這困難。第一便是：祇要情勢需要，便根本毀損她做母親的官能。第二種方法——準確地說——根本便不是解決困難的方法。這祇不過是自然律的直接的干犯。女人必須哺育她的孩子，同時又做她的丈夫的妻子。在我們的階層中，這便是歇私的里亞病和神經病的原因，在農民的階層中，這便是「克利姑

莎』(註)的原因。俄國的情形是如此。整個歐洲的情形也沒有什麼兩樣。克利姑莎和夏爾柯脫教授(註)的女病人真是不健全的殘廢者。而世界上充滿了這樣的女人。

「這祇需要稍一思考便能明白：當一個女人懷孕的時候，或是照料和哺育着將做我們的延續和替代的人的時候所發生的一切是何等重大，何等崇高。現在，這些神聖的任務是中斷了；爲什麼？而他們還要空談着自由和婦女的權利。食人肉的蠻族也許會大吹法螺，說他們對於他們養肥了預備當食品的俘虜的權利是很關切的。」

這些話都是我從未聽過的，使我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你願意怎麼辦呢？」我問。「假如你是對的，你將破壞夫婦的關係；而男子們，你知道——」

「是的，我知道的，」他插口說。「那是醫生們——那些無價的科學的教士——得

註：克利姑莎(Klikoussa)——患歇私的里亞病或癩癩症的女人，尤其指患宗教狂的歇私的里亞病的女人。

註：夏爾柯脫教授——著名的唯靈論者，相信人鬼交通。

意的教訓的另一個。假如我辦得到的話，我將責令這些迷信者解除他們確認對男子不可缺少的那些女人們的機能，那時候再聽聽他們對這問題所發表的宏論。把這些觀念鑄入一個人的心版：酒對他是必需的，沒有煙草他是不能生存的，鴉片是生活所必需的，於是所有這些東西立刻變成不可缺少的了。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想：上帝不知道人類所需要的一切，因為他沒有採納醫生們的勸告，他粗忽了他的工作？

「你可以看出，這是一個調和兩種正好互相對立的情形的問題。這難題如何解決呢？信任那些醫生，他們會把事情弄妥。他們真的做到了：他們找到了這兩難的境地的出路。啊，這些惡徒們的欺詐總有露出狐狸尾巴的一天！現在正是時候了。你可以看到已經得到的結果是怎樣，人們瘋狂了，一切都因為這個。

「野獸似乎本能地知覺到牠們的後裔足以延續牠們的種族，牠們遵守着一種規律。祇有人不知道這個，而且也不願意知道牠。他毀滅了人類的半數；他把本來應該做走向真理和幸福の奮力的助手的女人變成進步和成長的仇敵。你看一看，請你說出什麼或是誰阻礙着人類進步。女人們。爲什麼她們如此做呢？爲了上面所說的理由。

「是的，是的，」他重覆了幾遍，開始移動了一些；拿出一枝紙煙，開始吸着，顯然地極力想使他的情緒鎮靜下去。

十四

「我和別人一樣地生活着，但是比別人更壞的，我自誇，因為我不再犯姦，我是過着一種貞潔的家庭生活，我是一個純正的有道德的君子，絕對無疵的，假使有什麼爭吵來擾亂我們平靜的生活，那麼一定是我的妻子不好；這些都應該歸罪於她的品格。不用說她實在並不是真的罪魁禍首。她和別的女人一樣，正像一般的女人。她所受到的教養便是使她能夠扮演在我們的社會中專門給予女性的一部分；這就是說，她的訓練和別的資產階級的婦女並沒有什麼不同。

「高談一些婦女教育的現在成爲一件時髦的事；但是這些都是昭然的胡說。婦女們所受到的訓練和教育，絕對和流行在近代社會中的關於她們性別的使命的觀點相合；而婦女教育也將常和男子對女人的觀念完全一致。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男子對女人的觀念究

竟是怎樣的。酒、婦人，和歌（Wein, Weib und Gesang）——詩人們在詩歌中如此歌詠着。把一切的詩，一切的繪畫和雕刻拿來看一看，從戀愛的詩和裸露的維納絲和菲靈開始，你可以看出女人祇是一種尋快樂的工具；在特魯巴（註）和格拉乞夫卡是如此，在宮廷跳舞會中也是如此。

「請注意這種魔鬼樣的狡猾。把女人這樣地貶抑是不足夠的，我們還得把事實巧妙地掩飾起來。從前所有的騎士都告訴我們說他們崇拜女人（他們的確崇拜她們，但是同時也把她們看作一種尋快樂的工具），現在每一個人都說他們尊敬女人。有人讓座位給她們，替她們拾手帕，有人更進一步承認她們有權利去從事一切活動，甚至於參與政治等等。但是縱然有這等事，一般人對女子的使命和地位的觀念並不因此而變更；她仍舊是她——一種尋快樂的工具。她也很知道這個。」

「這正和奴隸制度一樣。奴隸制度便是多數人的勞動供少數人的享樂。爲了徹底使奴隸制度消滅，人們必須不再想去享用別人的勞動，必須把這件事認爲可恥的，甚至於是一種罪惡。但是並不，他們祇把奴隸制度外表的形式廢除，使奴隸的買賣，和買賣的

契約的訂立成爲不合法。於是他們便幻想着，同時互相宣說着奴隸制度已經不存在了，他們並不看看，同時也不願看看牠依舊存在的事實，因爲人們仍舊認爲靠別人的苦工而謀利是合理而正當的。祇要一天他們認牠是合理而正當的，自然一天便有比一般人更利害和更狡猾的人們來把這意見變成事實。」

「婦女的解放正和這一樣。事實是這樣的；她被看作一種尋快樂的工具、而這種觀點大家都認爲是不错的。婦女是莊嚴地解放了，授與各種廣泛的權利，和男子們完全相等的權利；但是男子仍舊當她是一種尋快樂的工具，並且仍舊依此準則來教育她，在童年時代把這種觀念灌輸到她的腦中，以後再用公衆的輿論灌輸這種觀念。所以她終於成爲一個貶抑的，德性敗壞的奴隸，正和男子終於成爲一個無德性的奴隸主人一樣。我們在中學校和醫院病室裏解放婦女，而同時仍舊和從前一般看待她。訓練她（像她在俄國所受到的訓練一樣）去用那樣眼光來看她自己，她將永遠是低劣的一種人。高等學校和中學校並不能使這樣的事有所改變。祇有使男子對婦女的觀念變更，同時婦女對她們自

己的意見變更，牠纔能改變。牠祇能用事物情勢的改良來取而代之，這便是當婦女以爲她能達到的最高的地位便是處女時代——現在她把這種地位看作羞恥和恥辱的。這種觀念如不能變更，每個女孩子的理想——不論她所受的是怎樣的教育——決不會有甚麼進步；盡她所能儘量去吸引許多男子，這樣可以給她一個選擇的機會。這一個女郎精通數學，那一位女郎能彈箏篌，這些全不相干。當一個女人迷住了一個男人，她便一生幸福，而且得到她所能願望的一切：於是她一生最大的目的是去熟練迷惑男子的技巧。以前一向是如此，以後也將是如此。在我們階層中的年輕的姑娘們中間，這種趨勢是很容易看出的，她並且把這趨勢帶進婚後的生活中去。這對一處女是不可少的，因為她可以有更多的選擇；對已婚的婦女也是不可少的，因為她可以加強她對丈夫的控制。唯一使這種趨勢壽終正寢，或者至少使牠遏制一時的事件，便是孩兒的生產；甚至於這個也沒有阻止的效果，假如母親是一個怪物的話，這便是說，她並不哺喂她自己孩兒。但是這裏醫生又出面干涉了。

我的妻子自己哺喂了她以後五個孩子。但是當第一個小孩出生以後不久，她病了。

這些可敬的醫生們解開她的衣服，嘲弄地撫摩和診視着她，（爲了這個我必須感謝他們，送他們錢，）吩咐說她不能自己哺喂她的小孩，而這個命令的結果便剝奪了能使她從賣弄風情的危機中解脫的唯一的方法。我們便僱了一位奶娘；這就是說，我們利用別的女人的貧窮，不幸，和愚昧，引誘她離開她自己的孩子，而來哺喂我們的孩子，我們給予她的報酬便是叫她穿上鑲金邊的卡柯希尼克。（註）但是問題還不在這裏。問題却是：我妻子的做母親的責任的免除，使她久已死寂的女性的賣弄風情重新覺醒，而我便開始被妒忌的痛苦所困惱着，這種痛苦自從結婚以後便一直纏擾着我，而現在變成不能忍受地強烈。這種妒忌的感覺並不是我個人所有的特徵；這是一切像我一樣地和他們的妻子生活着的丈夫們共同的命運。

十五

自從結婚以後，我一刻也不能從瘋狂的妒忌的痛苦中解脫出來。有一些時候，我的

註·卡柯希尼克(Kakoshnik)——一種頭飾。

痛苦特別地劇烈，當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以後，醫生們禁止我的妻子自己哺喂孩子，這異常痛苦的時期便開始了。

「在這時期中有雙重的理由使我的妒忌加劇，第一，我的妻子感覺到那種母親們所特有的不安，這種不安在正常的人生進程中足以發生一種普遍的擾亂；第二，因為我看到她能把做一個母親的道德上的責任隨隨便便地放棄了，我自然推論她也許會同樣隨便地放棄她做一個妻子的責任，尤其是她身體異常康健，違抗了這些可敬的醫生們的禁止，她哺育了以後生出的小孩，事實上對她並沒有絲毫不便。」

「你似乎不很歡喜醫生，」我說，看到當他提到醫生或他們的職業時候所用的尖刻和挖苦的語調。

「這並不是喜歡或不喜歡的問題，」他答。「我的一生完全被醫生所毀，而他們曾經破壞，而現在仍舊在破壞着成千成萬的生活，我實在不能不注意到因和果。這當然是很自然的，像律師和別種職業的人們，他們當然急於要想發財；然而我情願把我每年收入的一半送給他們（我知道別人也願意照我這樣做的），假如他們的壞影響被揭破以

後，倘使他們能夠不干涉別人的家事，能夠讓別人安安穩穩地過活。關於這問題雖然我從來沒有做過統計，但是我知道許多事件（還有無數同樣的事件，）他們靠了施行手術的美名，有時候殺死了未生出的嬰孩，有時候犧牲了產母。但是從來沒有一個人關心這些謀殺案，正和沒有人清算異教徒裁判所犯的謀殺一樣，因為據說牠們的確都是爲了人類的福利！去估計醫業所犯的罪行的數目是不可能的。然而把牠們和牠們用女人們做手段，介紹給人們的道德上的墮落，實利主義的污點，比較一下，牠們實在又變得微乎其微了。假如你聽着他們的勸告（疾病的微菌是很多而且很危險的，而且牠們一直等候着你），你所做的一切都不使你和你的同胞接近，而使你和他們更疏遠，假如照着醫生的命令而行事，那麼每個人應該完全分隔起來，並且手裏應該永遠不離開石炭酸的注射器。最近我聽說他們發現石炭酸也沒有用了。問題還不在這裏。他們影響的真正的毒素却在於使人德性敗壞，尤其是女人。在現在這一定成爲一種失禮的話，假如你說：『我的朋友，你現在過的是一種不正當的，不規則的生活，快改良一下吧！』一個人做夢也不會想到對他自己或別人說這樣的話的。假如你過的是一種錯誤的生活（醫生們說），這

「病因一定在於神經系，這方面一定出了些岔子了，所以你必須請一位大夫看看，他會開出一張藥方，叫你化三十五個戈貝克把藥買來，然後照着他的吩咐按時服藥。那時候你的康健一定會變愈壞，而以後你便和醫生和藥罐不能分離了。這是多麼可貴的制度啊。」

「然而問題還不在這裏。我所願意說給你聽的却是這一點；我的妻子親自哺喂了她的孩子，而且成績極優良，她的懷孕和哺育小孩却是使我所忍受的妒忌的痛苦減輕唯一的兩件事。真的，假如沒有這兩件事，這慘劇恐怕還要發生得早些呢。孩子們救了我和我。在八年中她生了五個孩子，除掉第一個之外，都是她自己哺喂的。」

「他們現在在那裏——你的孩子們？」我問。

「孩子們？」他重覆說着，帶着一種恐怖的神情。

「寬恕我。也許我無意中喚起了你的極端痛苦的迴憶。」

「不，沒有什麼關係。孩子們收留在我的大姨和她的兄弟那裏。我把我的財產都給了他們，但是他們不肯把孩子們給我。你瞧他們當我是一個瘋子。我現在離開他們了。」

我去看過他們，但是他們總不肯把孩子們交給我。假如讓我來撫養他們，我將教育他們，使他們不再蹈我們的覆轍；而這正是他們所不希望的。他們必須完全和過去的我們一樣。我敢說這是無法可想的。他們使孩子們遠離着我，他們不信任我，這本來是很自然的一回事。而且，我自己也不能確定我倒底有沒有這種精力來教育他們；的確，我想我是沒有的：我現在祇是一個廢物。但是我有一件東西：我知道——是的，這是真的——我知道大多數的人所不能迅速地知曉的事。是的，孩子們現在都活着，他們正長成像他們四週的野蠻的人物一樣。我去看過他們：我看過他們三次：我對他們實在無法可想了。我現在要到南方去，那邊我有一宅小房子和花園。是的，人們要知道我所知道的還要一些時候呢。要確知在太陽裏究竟有沒有大量的鐵，或是在太陽和星裏面還有沒有別的金屬倒不難，但是要確知那證明我們不道德的東西却是困難的。是的非常困難的，你在聽着我，我對於這個也是很感激的。」

十六

「你剛纔說到孩子們。這裏請你再想一想關於孩子們多麼虛偽的謊話在社會上傳播着。孩子是一種上帝所賜的恩物，孩子是一種快樂。現在這是謊話。從前牠一度是真實的，但是現在這種話早已成爲明日黃花了。孩子祇是一種痛苦。大多數的母親都很知道，有時候在她們不注意的時候，她們也坦白地說出。試問一問我們社會層中的一般母親們，生活富裕的人們，她們將告訴你，她們一天到晚擔憂着孩子們，惟恐他們會生病或死去，她們簡直不願有孩子，假如生了孩子，她們也不願哺喂，因爲她們恐怕也許會過分愛着她們的孩子，結果使她們不快樂。她們從孩子們的有趣的小手和小腳和他們的細小的身體上所到得的快樂，比她們從——我並不是說孩子們的疾病或死亡，祇是說——她們對他們疾病或死亡的可能性的憂慮中所得到的痛苦來得更少。把牠所產生的利害權衡一下，顯然是對前者不利，於是她們決定還是沒有孩子來得好。她們坦白地，無畏地表示出這種感覺，幻想着這是爲了愛她們的孩子；一種她們引以爲榮的可讚美的感覺。她們一點也看不出，用這種理由來解釋，她們實在是是否認着愛，祇是宣布她們自己的自私自利。她們的快樂爲了替孩子們憂慮而減少，所以她們不願有她們所歡喜的

孩子。她們不是爲所愛的小寶貝而犧牲，而是叫正在成長中的所愛的小寶貝爲她們而犧牲。這顯然不是愛，而是自私。

「從另一方面說來，你不能去責備這些富裕人家的母親們的自私，當你記得她們必須爲了她們的孩子們的健康而忍受，這又是因爲在我們的生活中佔極重要的地位的醫生們從中作祟的緣故。即使現在，當我一迴想到我的妻子所忍受的一切，和在我們婚後的頭幾年她那種不斷的憂慮的情景，當我們已經有了三四個孩子的時候，我不禁要發顫。我們度着極端困苦的生活。這簡直不配稱爲生活。這是一種懸掛在我們頭上的永久的危險。接着便是片刻的躲避，但是以後這危險又威脅地懸掛在我們頭上，直到我們又從這危險中逃出一時，這樣地循環不已，我們的情形正和一隻行將沉沒的船中的水手的情形完全一樣。有些時候當我幻想着這些都是假裝的，她不過是假裝着神經過敏地憂慮着孩子們，這樣她可以對我佔上風，而這樣的確使一切我們間問題的解決都對她有利。她所說的和所做的一切似乎好像都有一個預先商定的計劃。但是事實上倒並不是如此。她一直擔憂着她的孩子——他們的健康和他們的疾病；這對於她正和對於我同樣地

是一種犧牲。她感覺到對孩子們的熱愛，一般母親們所共有的那種撫愛和哺育他們的需要。但是她並不能——像動物一樣——從想像和推理的煩惱中解脫出來。譬如說，一隻母雞對於她的小雞將來可能發生甚麼決不會預先擔憂，她也不知道足以致命的疾病是什麼，更不知道人們徒然地幻想着他們能把他們自己從疾病和死亡中救出的方法，所以她的小雞對於她便不是一個災害。她替她的小雞所做的，正是在她的天性中所能做的，所以這便成爲一件愉快的事，而她的小雞對於她當然也是一種愉快的東西，當小雞裏面的一隻生病了，她的責任是很明顯的；她祇須使這小雞溫暖，同時把牠喂飽，這樣做過以後，她便感覺到牠已經做了必須做的一切。假如這小雞不幸死了，她也不問什麼緣故，牠是到那裏去的：她咯咯地叫幾聲，停止了，繼續和從前一樣地生活下去。

「對於我們不幸的女人們，特別對於我的妻子，事情便完全不同了。除掉孩子們的疾病和怎樣治療他們種種問題之外，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問題，例如怎樣教育他們，怎樣訓練他們的思想，關於這些她會聽到和讀到無數的永遠在那裏改變的規則和勸告。他們應該如此這般用這些那些來喂養；不，不是這樣的；不是用這些那些，而是如此這

般地用這樣的食物纜對。關於給他們穿着，替他們洗澡，安排他們睡覺，教他們走路，調節他們所呼吸的空氣的質地這些問題，我們倆（尤其是她）每星期都發現新的花樣。這正好像孩子們祇是在昨天剛生出一樣。這正因為這個不幸的孩子沒有好好地喂養，沒有按時洗澡，所以他病了；於是她覺得這都是她不好，沒有採取必要的預防，沒有做應做的事。」

「所以在最良好的情形之下，這便是，當孩子們身體都十分康健的時候，他們是一種痛苦，但是當他們生病的時候，人生簡直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地方，牠祇是一種人間地獄。我們開始假定疾病是可以醫治的，有一種專門以治療疾病為目的的科學，有一些稱為醫生的人們知道怎樣去治療這些疾病。當然並不是每一個醫生都能夠妙手回春，但是這一行裏面最好的却是能夠辦得到的。所以孩子病了，急待解決的問題便是怎樣去把第一流的醫生——救命王菩薩——請來，這件事辦到了，這孩子便得救了。假如你不能請他來診視，假如你住在西城，他住在東城，你不能把他及時請到，那這孩子便性命難保了，你得注意，這不僅是我的妻子的信仰，這是一切和她同等社會階層中的女人的信

仰。她時常聽到像以下的談話的片斷：『A夫人的三個孩子死了，可憐的小東西，因為沒有把Z大夫及時請到。你知道這位Z大夫他救了D夫人的最長的小女兒的性命。彼得洛夫一家聽了醫生的勸告，及時把他們隔離，分住在不同的旅館裏，這樣救了他們的性命。別的沒有實行隔離的人們便喪失了他們的孩子。某某夫人的小女兒身體很孱弱，後來聽了醫生的勸告，他們便搬到南方去居住，這樣總算救了這小女孩的一條性命。』除掉一年又一年的煩惱和憂慮，以為她所鍾愛的孩子的性命完全依靠她在適當的時候探聞伊凡·柴哈利也維奇醫生所說的話之外，她還能做什麼呢？然而事實上仍舊沒有一個人知道伊凡·柴哈利也維奇將說什麼，他自己更不知道，因為他自己一直很明白，他知道他自己什麼也不知道，也不能幫助別人脫離病痛，他所做的一切便是儘他所能來支吾掩飾，這樣一來人們也許會相信他知道他自己所說的一切。

「假如她是一個完全的動物，她就不會這樣的痛苦，假如她是一完全的人，她將被對上帝的信心所感悟，她將像農婦那樣地說着和想着：『上帝所賜的，上帝拿去了，我們不能從上帝的手中逃避。』她該知道一切人類和她的孩子的生死，都不是人力所能

及，而在上帝一個人的掌握中；她就不會相信她的力量能夠阻止她的孩子的疾病和死亡。但是她做不到。事實上她的地位是極端複雜的。她照管着最脆弱的生物，極易發生無數不幸的孱弱的小東西，她對他們又被強烈的獸性的慈愛吸引着。這些小東西交託給她照管，當然她並不十分知道保育他們安全的方法，這種方法祇有某些和她完全陌生的人們纔知道，而這些陌生人的服務和勸告，她祇能用付出一大筆錢給他們纔能獲得；而且有時候出錢還無法請教他們。這樣，除掉使她自己痛苦以外，她還能做些什麼呢？

「她不斷地這樣做着，在一陣妒忌或是口角以後當我們憤怒的情緒逐漸消滅的當兒，當我們正準備開始新生活，開始讀些書或是經營一種企業的時候，信息突然來了：凡莎病了，或是瑪莎生了胃病，或是安特烈的臉上或是身上發了疹子，於是我們的犧牲又重新開始。我們應該趕到那裏去請醫生？請那一個醫生？我們應該把生病的孩子隔離在那一間屋裏？於是不斷的注射，量溫度，開藥方，吃藥等等又開始了。在這個終結以前，一些別的事情又意外地發生了，這樣繼續不斷，一個正常的家庭生活簡直是完全不

「可能的。我剛纔說過，這是從幻想和真實的危險中唯一的永久的逃避。在大多數的家庭中仍舊是如此。在我們的家庭中更是異常明顯的。我的妻子熱愛着她的孩子們，而且輕信一切，所以孩子們不但不能改善我們的生活，祇是使事情更壞。」

「孩子們並且還是我們口角的新藉口。我們倆各自都有一個特別寵愛的、心憐孩子，這孩子便成爲我們最常用的口角的工具。譬如我常常利用凡莎——最大的孩子，她利用麗莎。以後，他們漸漸長大，他們漸漸成爲我們的同盟，而我們試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去把他們拉入自己的一邊。在他們的成長中，這種事實是在是可怕的家庭教育，可憐的東西，但是在我們永久的戰事中，我們簡直沒有時間，同時也不願去想到這種事。最大的男孩子通常是我的同黨；而這個和她母親相像的女孩子常常幫着她，我對她自然是非常憎厭的。」

十七

「我們在這種情形之下生活下去，我們間的關係愈變愈敵對，直到後來不再是因意

見的差異而發生敵意，而是固定的敵意產生意見的差異。不論她發表甚麼意見，不論她希望些甚麼，我總是預先就不同意，而她也用同樣的辦法來對付我。在我們結婚以後的第四年，我們默契地得到這樣一個結論：我們不再有希望能互相了解，互相同意，所以我們不再設法謀得兩人間的和諧。對於最普通的日常的瑣事，我們倆都堅持着自己的意見；例如和孩子們有關的一切。我的主張並不是絕對不能犧牲的，但是因為她的想法正和我相反，如果犧牲我的意見，那就無異對她屈服。於是任何我可能和她同意的事，我簡直連想都不想。她對我也是如此。她總以為她做得很對，而在我自己看來也是絕對無疵的。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差不多不大講話，或者講一些動物也能講的話。

「現在幾點鐘？」『是上床的時候了麼？』『今日晚餐吃什麼？』『我們上那裏去？』

「報上有些什麼新聞？」『我去請一位大夫好麼？瑪莎喉痛得利害。』

「稍一越出這狹隘的談話的範圍，便足以重新引起敵對的行動。咖啡、桌布、車子、玩灰斯脫(註)時的紙牌；一句話，一切全不足重要的東西和事情都足以引起衝突。

註：灰斯脫(Whist)——一種紙牌戲。

至於講到我自己，我可以說我對她憎惡到極點。我看着她倒茶，前後擺動着她的腳，舉起她的嘴邊，嚙着她的脣，把茶飲進，我對她的這一切都感到憎惡，好像她真的做了一件可憎的事。我那時還沒有注意到這些憎恨的時期有規則地循環而來，並且時常和我們所謂「愛」的時期相符合。

「時期和程度兩者相符合。在愛的時期以後接着便是恨的時期。在一陣熱烈的『愛』以後接着便是長時期的恨；短時期的恨以後接着的便是較溫和的『愛』的表現。那時候我們還不明白這樣的愛和恨祇是一種同樣的情緒兩個相反的極端。」

「假如我們覺察和明瞭了我們處所處的地位，這樣地生活下去當然是不能忍受的，但是我們並不明瞭。過着一種不正常生活的人們的解救（也是一種刑罰）却在這裏：他們能夠自欺自騙地把他們的地位的惡劣隱瞞過去。我們的情形便是如此。她試想用種種方法來忘掉這可怖的現實：她把注意集中在一些專注的和急迫的事務上，例如家務，傢具，她的衣服和孩子們的衣服，孩子們的上學和他們健康。至於我，我也有我的使我自己麻醉的方法。我有我的日常工作，運動和玩牌。所以我們倆常是很忙碌的，而我們倆

都感覺到愈是這樣地忙碌下去，我們兩人間的關係也愈痛苦。」

「你儘管繼續裝腔作勢去做你的鬼臉，」我對我自己說到她；「但是昨天整夜你做的那一套真叫我厭惡死了；我現在必須要去出席委員會了。」「你沒有感覺不安的理由，」她站在她的立場上不但想着，甚至高聲對我講，「我爲了孩子昨天就沒有闔眼。」

「一切關於催眠術，精神失常，歇私的里亞病，種種新發明的理論都是荒謬的胡言，不單是荒謬的胡言，而是邪惡的，惡意的胡言，毫無疑問的，夏爾柯脫將宣稱我的妻子是患歇私的里亞病的，而我是神經病，或者他還要來治療我們。而事實上我們仍是一點也沒有需要醫治的地方。」

「所以我們生活在一層繼續不斷的重霧中，不能看清和實知我們所處的地位。假如以後發生的偶然的事件根本沒有發生，我也許到老死還相信着我曾過着一種良好的生活，雖不算頂好，但至少不能算壞。我也許永遠不會看到我所無法跳出的悲慘和可憎的虛妄的深淵。我們倆是鎖在一起而互相憎恨着的監犯。我們互相把生活毀壞，而想閉起

我們的眼睛，不對我們所做的一切看一眼。那時候我不知道百分之九十九的夫婦都被投入像我的一樣的地獄裏。那時候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生活在這樣一個地獄裏，所以我從來沒有想起別人的情形。

「這是很奇怪的，在一個正常的，平凡的生活的進程中——即使在一完全不正常的生活中——我們可以發現異常的巧合。例如，正好在父母互相不睦的時候，爲了他們孩子的教育，他們不得不搬到適宜於教育條件的城市裏去居住。」他靜默了一會。於是他發出他的奇怪的聲音。這聲音現在有些像抑制住的嗚咽。火車開近一個站了。

「現在幾點鐘？」他問我。我看看我的錶；正是兩點鐘。

「你不倦麼？」他問。

「不，我不倦；但是你一定疲倦了，」我回答。

「我有些哽塞，」他說。「原諒我，我想到站上去一去，喝一些水，」他搖搖欲倒地走到車廂中心的走道上，他走下火車。我單獨坐在車廂裏，默想着他所說的一切，我專心想着，竟沒有注意到他已經從對面的門裏走回來了。

十八

「我知道我的話一直離開本題，但是實情是這樣的；我對於整個的事件曾經長期和仔細地思量過，我開始從一新的角度來看許多事物，我願意詳細細細地把所有這些向你解釋一番。」

「我剛纔說過，我們離開了鄉間，搬到城裏住下。在城裏不快樂的人們比在鄉間可以有更大的自由。一個人可以在一個城市裏活上一百歲，而還不領悟他早已經死去和腐爛了。他沒有工夫去省察他自己，他一直忙着，那裏有社會上的經常事務和責任，藝術，去照顧他自己的和他的孩子們的健康，指導孩子們的教育。他必須接見這些人那些人的拜訪，必須去回拜熟人和朋友，必須去看這個人，聽那個人的話。一個城市裏總有幾個名人，這是你絕對的義務去結交他們。你必須治療你自己的這樣或是那樣的疾病，或者替你的孩子們治病。此外你還得去看教師，家庭教師，女管家；而你的生活也就成爲一個空洞的虛偽。」

「我們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生活着，漸漸對我們的日常接觸時所發生的痛苦不大有感覺。而且起初我們有居住在城裏的有趣的消遣，譬如說住進我們的新居，時常在城裏和鄉間來回旅行着。」

「在我們住到城裏以後的第二個冬季，發生一件事情，假如沒有這件事，我以後所遭遇到的事將永遠沒有發生的可能。那時候她身體不大好，卑鄙的醫生們便不許她再生育。同時他們把實行的方法教了給她。這對於我當然是一件可憎的事，我便極力反對，但是她堅持着服從醫生的命令，頑固地拒絕聽從我的話。孩子們對於一個農夫是必須的，雖然他感覺到難於養活他們，但是他們是必須的，這便是他實行夫婦之道的辯護的理由。對於已經有孩子的我們，他們並不是一種需要。相反地，他們是新的煩惱和新的支出的原因；一句話，他們是一種重負。所以我們所過的生活是沒有任何辯護的理由。我們或者用人工來避免生育，或是——更壞的——我們把他們看作一種禍患，一種我們不小心的結果。但是我們絕對沒有辯護的理由。從道德的立場來看，我們已經墮落到如此地步，我們竟不感覺到需要任何辯護的理由。現在受過教育的知識階級的絕對大多數都

耽於這一種的生活，而沒有絲毫良心上的刺痛。同時也不容易去期望他們懊悔，因為在我們的生活中根本就沒有「良心」這樣的東西，除非我們同意把輿論和刑法這一類的名詞賜給「良心」。在目前這例子裏面，兩者之中沒有一個足以使人震驚，或者真正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有有效的。你沒有理由要對社會感到羞恥，因為社會上的人士都同樣地做着，P夫人和伊凡·柴哈利也維奇和其他一切人。你也不必懼怕刑法。祇有醜惡的鄉下的蕩婦和兵士的老婆纔會把她們的孩子們丟入井內和池內；當然這是應當的，像她們這樣可憎的人物當然應該送進監牢。我們便會適當地，漂漂亮亮把所有這樣的事安排妥貼。」

「這樣又過了兩年，明顯地醫生們所供給的方法漸漸見效。我妻子的容顏進步了；她變得更動人，可以說帶有這種夏季的最後的爛熟的美。她自己也覺得，很有些顧影自憐。她的美是屬於挑撥和引誘的一種，這種美正是一個養尊處優的，易怒的，不再被做母親的顧慮和責任所困惱的三十歲左右的美麗的女人的特徵。無論她走到什麼地方，她總能吸引男子的目光，正像磁石一樣把他們吸引住了。她像一匹喂飼得很好，任性的，上韁的馬——牠在馬廄裏已經羈繫了很久，一旦我們把牠的韁轡除去一樣。沒有任何約

束，正好像沒有任何約束來控制百分之九十九的我們的女人一樣。我感覺到這個。同時我也很恐懼。」

十九

他突然站起，走到窗邊。

「原諒我，」他說，靜靜地凝視着窗，這樣的姿態保持了三四分鐘。於是，深深地嘆息一下，他又走回，坐在我的對面。

他的臉經過一種完全的變化。在他的眼中有一種令人憐憫的表情，在他的唇邊一種奇特的笑容。

「我有一些疲倦了。但是我將繼續我的故事。時間還多得很，天還沒有亮呢。」

「是的，」他開始說，點起一枝紙烟，「從停止生育，和她的疾病——對孩子們的永久的厭煩和焦慮——開始消滅的時候起，她長得更豐滿了。她好像從病中逐漸恢復她的健康一樣。」

「是的，她好像從酒醉中清醒過來了，她開始覺醒，知道另外還有一個她有些忘懷了的，她從來不知道怎樣去生活的，充滿了快樂的世界，『我必須試試不再讓這個機會錯過；時間過得很快，否則便太遲了。』至少這是我所幻想她所想或是感覺到的。我想不出她能想或者感覺到甚麼別的，試想所有的教育祇有一個目的，這目的便是要使她深信世界上祇有一件東西值得注意；所謂『愛』。她已經結過婚，同時也多少經驗過那種『愛』，但是這絕不是她所希望的，不是她預期的和熱望着的『愛』。而且她曾經遇到許多使她失望的事，幻滅，結婚的痛苦，在這些裏面，還有她所從來沒有夢想到的痛苦——孩子們。這一類痛苦一直使她厭倦和困惱，直到懇勸的醫生們跑來，教她怎樣避免做母親的責任。所以她十分高興，試行醫生們的辦法，她蘇醒了，爲了唯一的一個目的——『愛』——而生活着。

「但是同一位善妒的可憎的丈夫相愛並不是她所期望着的，她開始幻想着另外一種愛，貞潔的和新的愛——無論如何我想牠是如此——她似乎在她的周圍模糊地期待着一些東西。我覺察這個，結果我實在不得不感覺到不安，尤其是當這個時候，在和別人的

談話裏她抓住每一個機會表示出這樣的意思，當然這些話都是說給我聽的：雖然在一小時以前她也許會說出絕對相反的話。例如她時常說，一半當真，一半開玩笑，當母親時的憂慮是一種錯誤，爲了孩子而犧牲青春和自己應享的生活的愉快實在是件憾事。在那時候，她便不大理會她的孩子，而祇顧她自己，注意她自己的容貌——雖然她想隱藏這個——注意她自己的快樂，甚至於想使她自己精通一些技術。例如她又開始練鋼琴——她從前一度彈得很好——這是我們的慘劇明顯的開端。」

他又轉向窗，用疲乏的眼睛向外面看着，但是明顯地他極力使他自己鎮定，他接着說下去了。

「是的，就在那時候那位先生出現了。」

他支吾着，發出兩次他特有的奇怪的聲音。我能看出在任何情形之下說出這人的姓名或是提到他對他是極端痛苦的。但是他仍舊想勉力說下去，可以這樣說，他衝破了擋着他的障礙物，決意接着講下去了。

「我以爲他是一個壞坯子。我這樣說，並不是因爲他在我的生命史佔重要的地位，

而是因爲他實際是如此，但是他是個壞壞子的事實祇表示出她是怎樣一個不負責任的東西。假如不和這個人勾搭，一定會換上另一個。這是命運注定要發生的。」

他又靜默了一會兒。

「他是一位音樂家，一位小提琴家，一半職業性的，一半爲時髦的業餘提琴家。他的父親，一個地主，是我的父親的鄰居，在許多年以前便破產了。他有三個孩子，都是男孩，並且都設法培植得很好，最小的一個因爲有音樂天才，所以他就被送到他的居住在巴黎的教母那裏。在那裏他進了音樂專門學校；他成爲一個小提琴家，參加公共音樂會。他是一個——」

正要說出一些惡毒的話，波慈尼雪夫很明顯地極力控制他自己，接着很快地說下去：

「我不知道他在那時是怎樣生活着的；我祇知道他在那一年回到俄國來了，並且到我家來拜訪我。他有杏仁形的，潤濕的眼睛，紅而帶笑的嘴唇，上蠟的小鬍子；他的頭髮修成最流行的式樣，他的臉是屬於無生氣地討人喜歡的一種，這便是女人們稱爲「不

算難看」的一種，他是瘦小身材，但是並不畸形。祇要情勢許可，他總願意充分和人家表示親熱；但是同時他又是特別地敏感，假如他遇到一些挫折和障礙，他一直準備着適可而止，但是也不是不顧到他自己外表的尊嚴。他的流行的巴黎式的長靴是有鈕扣的一種，他的領帶總是鮮豔奪目的顏色；事實上，他採用了所有能吸引在巴黎外國人的注意的微小的特點，並且利用這些特點的新奇來引起一個女人的注目，而使她對穿着者發生好感。在外表上他一直脾氣很好的。他能用暗示和零碎的片語來說一切事物，正好像你早知道這一切，鮮明地記得這一切，而且能夠替他說完他的話似的。這位有音樂天才的先生便是一切以後所發生的事情的原因。

「在我受審的時候，這案件的各種事實湊合起來，使這案件看起來好像由於妒忌，我把我的妻子殺死了。這是不對的——我的意思說，至少在我們能說這是對的以前，牠需要大大地修正一下。法庭毫無疑問地以為我的妻子幹了對不起我的事，我爲了替我狂怒時的榮譽（這便是他們稱的）報復而把她殺死，所以我就宣告無罪了。在審判的時候，我極力想說明事實的真相，但是我的這樣的企圖却被他們解釋做是我想重新恢復我妻子

的名譽。但是實際上她和這位音樂家的關係——不論這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對我或是對她都是無關緊要的。重要的還是我所已經告訴你的。這便是由於在她和我的中間有那一種廣闊的，無底的懸崖，這種互相銜恨的可怖的緊張，祇要稍一接觸便足以引起重大的危機。在那時候口角成爲極普通的事，而且常是非常野蠻的。正像從前一樣，和猛烈的獸慾的勃發交替轉換着。假如他沒有出現的話，別的一位將代替他演出。假如沒有這一種妒忌的藉口，另一種將被捏造出來。我所要申說的便是：一切和我一樣生活着的丈夫們遲早總須走上放蕩和耽溺的一條路，或者和他們的妻子離開，否則他們必須自殺，或是像我一樣把他們的妻子殺死。假如有一些人居然不需要如此，他們便是罕有的例外。在這樣的結局發生以前，好幾次我想自殺，而我的妻子想服毒也不止一次。

二十

「在這慘劇發生以前，這一類事情會發生過。在敵對行爲中止期內，在一種非正式的休戰狀態中，在沒有理由破壞和平的時候，我們在一個大展覽會中開始講到一隻狗，

我說牠曾獲得一獎牌。『不是獎牌，』她回答，『不過是一種榮譽的題名而已。』於是爭論又開始了，在這爭論中，我從一個題目換到另一個，在每一階段中我們互相謾罵着；『啊，是的，我早知道了；你總是這樣的。』『你自己這樣說的。』『不，我並沒有說這一類的話。』『那麼我想我是一個說謊家了。』等等；你感覺到那個更多一分鐘，一種可怖的吵架便將開始，在這吵架中你將願意殺掉你自己或是你的對手。你知道這個將立刻開始，你覺到非常恐懼，願意克制你自己，但是這時候憎恨侵襲到整個的你。假如可能的話，她的情形比我的更壞；她故意把我說的每一件事都審慎地誤解了；而她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狠毒的；她存心攻擊我的弱點，刺痛她所十分熟悉的我的舊創痕。當這爭辯繼續下去，事態愈變愈壞。『閉嘴！』最後我怒喝了，或者和這句話有同樣的效果的呼喊。她衝出房間，走向孩子們的寢室，我跟着她，想把她拉住，這樣她可以聽完我的話。當我抓住她的衣袖的時候，她假裝我傷了她，尖聲地叫起來，『孩子們，你們的爸爸打我啦！』聽到了這話，我便吼着：『不要撒謊！』她也用同樣的高聲回答着，『這不是第一次，你會打過我。』孩子們都跑到她那邊，她撫慰着他們，我繼續說着，

『不要騙人。』『在你看來一切都是騙人。你很可能殺死了一個人，然後說他是裝死的。啊，這一次我看出你了。這正是你所希望的。』

「我願意你像一隻狗一樣死去！」我高聲喊出。我記得我是怎樣地驚奇和恐懼，當我說出這些可怕的粗話，我簡直不能解釋我的嘴裏怎樣會說出這種話來的。當我說完了這些話，我也走出這房間，走到我的書室中，坐下開始抽煙。在書室裏我能聽到她在前室裏預備出去。我叫出，『你到那裏去？』但是她不理我。『魔鬼拿她去——』我對我自己說，當我回到我的書室中，我又躺下吸着煙。成千成萬的報復計劃以及我將使一切都好好地，並且補救我所說的和所做的一切的奇妙的聯想都麤集在我的腦中。我沈思着這些，狂吸着紙煙。我想偷偷地離開她，躲藏起來，移居到美洲去，我甚至於考慮怎樣最巧妙地把她根本除去，爲了滿足我的想像，我更進一步想到在這個成爲過去以後，一切將重新開始，我將追求另一個美麗的女人——年青和純潔的。除去她的方法不是她自然地死去，便是離婚。於是我暗自計議着實行起來最好的辦法。我覺得我想得離題太遠了，我這樣的思想是不應該有的，爲了掩蔽我清楚的意識，我吸着煙。

所以我一個人在書室中守候着，非常痛苦，狂怒着，聽着每一種聲響——真的和想像的。已經三點鐘了。時鐘敲了四下，她還沒有回來。天快亮時我睡着了。當我醒來的時候，她還是沒有回來。當時家裏的一切事和以前一樣地進行着；祇是每一個人都有一種惶惑的，不滿意的神情，同時他們都疑問地和譴責地凝視着我，好像他們都感覺到這件事都是我引起的。這時候同樣的憤怒和恐懼兩者爭勝的掙扎像以前一樣地在我的心中交戰着——憤怒着她的出走和恐懼着她會發生什麼變端。在十一點鐘時她的姊姊趕來做她的專使，舊的一套手續又重新像新的一般開始了。

『她現在難過極了，到底怎麼一回事？』

『什麼事也沒有。』我著重說到她的無法可想的脾氣，並且申說我並沒有錯待她。

『是的，但無論如何事情總不能隨牠這樣下去，』她的姊姊說。

『這是她的事，不是我的事，』我回答。『我決不先屈服。假如我們要離異，讓我們離異吧。』

她的姊姊回去了，絲毫沒有結果。我會勇敢地說我決不先屈服，但是當她的姊姊一

忘掉，我走出去看見孩子們憂愁的，受驚的面容，我確是十分願意先向她認錯。我開始像剛纔一樣地踱來踱去，不斷地吸着煙。在午餐時我喝着伏特卡^(註)和酒，這樣我達到了麻醉我自己的目的。

「大概在三點鐘左右，她自己回來了。當她看見我時，她也不理我，我推斷她已經決定要來言歸於好，我告訴她是她罵得我發怒，所以引起這一場爭吵。她轉向我看着，面上帶着一種代表深刻的痛苦的無情的，不妥協的表情，暗示她並不是來講和的，而是來把孩子們帶走，因為我們再不能同住在一起了。對於這個；我開始指出這不能怪我，這是她惡毒的謾罵引得我發怒的。她又無情地，勝利地凝視着我，喊着，『不要多說了，你已經懺悔了。』對這個我回答她我痛恨喜劇。於是她銳聲地叫出一些我沒有聽清的話，衝到她自己的房間裏，把門鎖上了。我推了幾次門，但沒有回應。我狂怒地走開了，半小時以後，麗莎含着眼淚跑來：『出了什麼事？我聽不見媽媽的聲音。』我們一同走到她的房門前，我推着門，把門闖打壞，對合的門立刻都開了，我走到她的牀邊。她姿勢難看地躺着，穿着內衣和高統靴。在牀邊的桌上，有一只裝生鴉片烟的空瓶。

我們把她救起，當她剛恢復知覺的時候，立刻就掉下淚來了，結果我們仍舊言歸於好。但是在我們的心中，我們仍舊互相恨着，而且這些舊恨上又加上隨同這一次大家都以為錯在對方的爭吵而來的痛苦所發生的激怒的感覺。但是無論如何這事總得結束，於是生活又循着舊軌前進。

「像這些爭吵——還有更壞的——是永久發生着，有時一星期一次，有時一日一次，有時每月都發生。而且總是那一套，也沒有變化或更改。有一次事情鬧得很凶，我領了一張出國護照。這件事爭吵了兩天，結果又毫無誠意地和好了，而我也沒有出國。」

二十一

「我們過着那樣一種生活，當那位先生——他名叫特魯哈乞夫斯基——出現的時候，我們一直保持着那種關係。一天早晨他到莫斯科來訪我。我吩咐僕人把他請進。他

註：伏特卡(Vodka)——俄國的一種烈性酒。

和我從前一向是很親密的，互相稱『推伊』他現在『推伊』和『維伊』(註)間雜用着，並且抑制着不用『推伊』，但是我立刻用對待普通朋友的『維伊』和他交談，他也毫不遲疑地和很自然地接受了我給他的暗示。

我一看到他我就很討厭他，但是這似乎很奇怪的一種隱藏着的不幸的力量強迫着我不去拒絕他，反而把他拉近我。假如我祇和他略談上幾分鐘，然後冷淡地和他告別，也不把他介紹給我的妻子，什麼再能比這樣做來得更簡單呢？但是並不，我問起他的提琴，並且告訴他我曾聽說他已經放棄音樂了。他說他並沒有，而且練習得更勤了，同時他又講到我身上，使我記起我從前也曾練過提琴的。我告訴他我現在已經放棄音樂，但是我的妻子却是一個很好的音樂家。從我和他見面的第一天，甚至於第一小時，我和他的關係便正像後來的一切發生以後所能發生的。我感覺到這人將帶給我可怕的不幸，但是，雖然如此，我仍是很有禮貌地對待他。我把他介紹給我的妻子。談話立刻轉向音樂，他獻議和她合奏。那天早晨，在整個後來的幾年中，我的妻子看上去簡直是極端優雅，動人和挑撥地美麗。很明顯地一見面他便使她喜歡。而且他將來可以用提琴和她合

奏這件事也使她非常高興——這是她所非常愛好的一種娛樂，她會僱了一個戲院裏的樂師和她一起合奏過的。這種滿意的愉快在她臉上反映出來；但是當她的眼光一和我的接觸，她立刻猜出我的感覺，她的臉上的表情也立刻變換；於是欺騙的遊戲便開始了。我愉快地笑着，好像這一切都使我非常高興。

「他看着我的妻子，正像一切淫棍看一個漂亮的女人一樣，假裝着祇對我們所談着的話題發生興趣，這就是說，其實一點也不發生興趣。她試想表示不關心，但是我的表情，我的她所熟知的嫉忌的假笑，和他的色情的注視都使她異常不安。我看出從她第一次和他見面時候起，她的眼睛裏便放射着一種奇異的光亮，也許由於我的妒忌的心理，在他們的面容上和笑容裏，似乎有一種電流把他們聯繫起來，使他們的動作一致，所以她害臊，他也臉紅，她笑，他也笑。我們談了一些音樂，巴黎，和各種瑣事。他站起身來告辭，把手裏拿着的帽子緊貼着他的大腿，他站着，先看着她，再看着我，好似等待着我們對他表示。」

註：「推伊」和「維伊」都是俄語代名詞的第二人稱。「推伊」較「維伊」來得親密。

「我清晰地記得那時候的情景，因為在那短短的幾秒鐘之內我有權利不再邀請他到家裏來；那麼這災禍便永遠不會發生了。但是我瞥見着他和她：『你不要以為我是在妒忌着你！』我心裏對她保證着，『你也不要以為我怕你，』我心裏對他保證着。隨即我請他在晚上再來看我們，並且請他把他的小提琴帶來，和我的妻子合奏。她驚異地凝視着我，臉漲紅了，她顯然有些震動和驚怖，開始推託說她奏得不够好，不能和他合奏。她的拒絕反而激怒我，我更堅決地堅持着。我記得我看到他的頭的後面，他的潔白的頸和向後分梳着的黑髮所起的異樣的感覺，當他用一種像鳥跳似的彈性的步子走出去的時候。我不得不承認這人的出現實在是一種痛苦；我對自己說着，我有權力使他不再來討厭我們。但是這樣做便是承認我怕他。當然我不怕他；這真是太降低身份了，我對我自己說。在等候室內，當他預備走的時候，我知道我的妻子能聽見我所說的一切，我堅持着晚上再來的時候一定要把他的小提琴帶來。他允諾而後走了。

「晚上他來了。他們一起演奏着，但是很久他們演奏是不和諧。他們沒有我的妻子所需要的樂譜，而他們所有的樂譜，我的妻子又不能事前不準備就演奏。我自己也很喜

歡音樂，他們在一起演奏也使我很高興；我替他擺好樂譜架子，替他翻着樂譜。最後他們計畫演奏幾只樂曲：幾首無詞之歌，和莫扎脫的朔拿大。他奏得很好：他有所謂有力而易感的音調；他天賦着一種和他的性格似乎不相稱的纖細而優雅的風格。當他一開始演奏，他的面容立刻變了，他變成嚴肅的，而且更同情的。他當然比我的妻子奏得好，他幫助她，同時謙恭地讚美她的演出。她似乎祇對音樂發生興趣，她的舉止也顯得很自然。至於我，雖然那天晚上我假裝對音樂感覺到興趣，實際上我一直忍受着妒忌所引起的難以形容的痛苦。當這位音樂家的眼光第一次和我的妻子接觸的時候，我就看出他並不把她看作一個討厭的女人，而和這樣一個女人發生親密的關係也許並不是一件不愉快的

的事。

「假如我自己是一個清白的好人，關於他對她所起的想像我就不會使我自己這樣煩惱；但是我也曾這樣地看過女人，所以我很明瞭，因此我感覺到非常的痛苦，使我所經驗到的痛苦更形增加的一件事，便是我確實知道她對我的唯一的情緒便是一種繼續不斷的激怒，和從前一樣祇是偶然在短期間被情慾所間斷，而這位先生由於他的文雅的

外表和他的新的風度，尤其重要的，由於他的毫無疑問的卓越的音樂天才，由於音樂領域所創造的同情，由於音樂，特別是小提琴，對銳感的人們所產生的效果，他不但能討她的歡喜，而且還能毫無困難地征服她，使她完全聽他的指揮。我不得不看到這一點，結果便可怖地痛苦着。但是雖然如此——也許正因為如此——一種看不見的力量逼着我違反了自己的意志，使我對他不但顯得十分有禮貌，甚至於很親熱。我不能列舉出使我這樣做的動機，倒底還是爲了要向我的妻子和他表明我並不害怕或是爲了要欺騙我自己，我也不能說出。我祇知道我和他的關係從一開頭便不自然。

「爲了不要立刻生出殺死他的願望，我覺得我必須誠懇地待他。我請他吃晚飯，備了很昂貴的酒，對他的音樂天才我表示很熱心，帶着親熱的笑容和他談話，並且請他下星期日來吃飯，晚上再和我的妻子一同演奏。我告訴他我將請幾位愛好音樂的朋友來聽他演奏。那一天便這樣地告結束了。」

說到這裏，波慈尼雪夫顯然異常激動，移動他坐的姿勢，又發出他奇異的聲音。

「這真是奇怪的我是怎樣地被那人的出現所影響，」他接着說下去，努力使他自己

鎮定。「三四天以後，我從一個展覽會回家，走進等待室，我突然感覺到好像有一塊石頭似的重物壓在心上。起初我不能說明這種感覺的來由。後來我記起當我經過等待室的時候，我會看見一些使我想起「他」的東西。直到我走到我的書室中我纔完全想出這件東西究竟是什麼，於是我就回到等待室去證實我的發現。是的，我並沒有錯，這是他的大衣：你知道，一件時式的大衣。（我對於任何和他有關的東西特別顯得銳感，立刻能察出，雖我並不是有意的。）於是我問僕人。是的正像我所料的，他來了。我走到我的室中，並不經過會客室而從小孩子的讀書室穿過。我的女兒麗莎正在讀着一本書，保姆帶着我的最小的孩子坐在桌邊紡織着一種器皿的蓋。通到會客室的門打開着，我能聽到有節奏的急彈以及她和他的聲音。我聽着，但是一個字也聽不清。這是很明顯的，鋼琴的聲音不過是用來掩蓋他們的談話——也許接吻。天啊——當時我心中怒不可遏，可怖的想像占有了我的腦袋。即使現在當我想到當時支配着我的靈魂的狂怒的時候，我還覺得非常的可怖。

「我的心收縮着，跳動似乎停止了，突然又像一柄大錘擊撞着我的胸。這時候我的

顯著的感覺，正像在一切狂怒憎恨中的一樣，便是可憐我自己。『在孩子們面前，在保姆面前，她污辱我。』我想着。當時我的臉色一定是很可怕的，因為麗莎凝視着我，在她的眼睛中反映着一種恐怖，『我該怎樣辦呢？』我問我自己。『進去？我不能。假如我進去了，祇有上帝知道我會幹些什麼。但是我又不能走過而不進去！』保姆看着我，好像她了解我的處境。

『我必須進去，』我對我自己說，把門迅速地推開了。他坐在鋼琴前，用他的長而白的手指練習着急彈：她站在鋼琴的一角，有幾張樂譜鋪開在她面前。她首先看到或是聽見我，向我旋轉身來。她是害怕麼？或是她假裝如此的麼？或是她一點也不害怕麼？我也不能說，但是當我走進去的時候，她的確沒有受驚，也沒有移動，她僅僅有些臉紅，但是也不過紅了一會兒。

『你來了我真快活，我們還沒有決定下星期日演奏些什麼，』她說，用一種她從來未曾用過的聲調，假如祇有我們兩人在一起的話。這種聲調和指他的『我們』使我更感覺到可憎。我默不作聲地向他點頭為禮。他帶着似乎在嘲弄我的笑容和我握手。同時直

捷地向我解釋，說他帶來了一些樂譜，預備在星期日演奏，但是對於樂曲的選擇他們的意見還沒有一致，到底還是演奏艱深和古典的，例如貝多芬的朔拿大，還是輕鬆的音樂？說着這些的時候，他看着我。這些話說得簡單而自然，我簡直找不出可以吃毛求疵的地方。但是同時我看出，並且深信，這些都是假話，他們一直在計劃着欺騙我的方法。

「對於善妒的人們（而在我們的社會中所有的男人都是善妒的）最痛苦的一件事便是社會制度在某些託辭之下造成男女間最密切和最危險的接觸。假如你要去阻止男女間跳舞時的親近，醫生和女病人，男女藝術家，畫家和音樂家一起工作時的親近，你一定會全世界的笑柄。」

這兩個人正在一起研究最高尚的藝術——音樂；這當然需要相當的接近，這種接近並沒有什麼非禮，除掉一個善妒的傻瓜丈夫，沒有一個人能在這裏面找出什麼值得非難的地方。其實每一個人都很知道由於這些事，尤其是音樂，我們的社會中便發生許多傷風敗俗的醜事。

「顯然地我的困惑使他們很不安。好一會我說不出話來，正像瓶底朝天的瓶子，因為裝得太滿的緣故，所以裏面的水反而不能流出一樣。我要想把這人侮辱一番，把他逐出，但是，相反地，我感覺到我應該對他顯出溫雅和親密。我這樣地做了。我假裝着贊許一切，由於那種奇特的感覺，我的因為他的在場而產生的內心的痛苦愈加劇，我的外表也愈顯得有禮和誠懇。我說我絕對信任他的選擇，並且我還勸我的妻子也照我的樣。直到被我帶着受驚的面容突然的闖入，和進來以後保持着的笨拙的緘默所引起的一種不愉快的印象消除以後，他起身告辭了，假裝着他們已經決定明天他們將演奏的樂曲。我很明瞭音樂節目的問題對他們完全是無關緊要的。我把他送到等候室（我怎樣能對來擾亂和平和破壞我的家庭幸福的人不客氣呢？）我熱烈地緊握着他的軟而白手和他道別。

二十二

那一天我整天沒有和我的妻子說話。我不能。和她稍一接近便引起使和自己也覺得害怕的極度的憎恨。吃晚飯的時候，她當着孩子們的面問我準備什麼時候下鄉去（下星

期我必須下鄉去參加地方議會的會議)。我把行期告訴了她。她又問我旅程中是否需要些什麼。我說什麼也不需要，於是一直到吃完為止我始終沒有開口，吃完以後我也一聲不響地離開了餐桌，走到書室內。近來她從來沒有走進我的書室，尤其在這時候。突然我聽見她腳步聲漸漸走近。於是一個可怖的荒謬的思想突然侵襲到我的腦中，我想她是來掩飾她的罪行的，像猶里亞的妻子一樣，這也就是她會在那樣異乎尋常的時間來看我的緣故。『她真的會到這裏來看我麼？』當我聽見她的腳步聲愈走愈近的時候，我問着自己。『假如她真到這裏來，那麼顯然我是對的；她——』

『我對她感覺到一種難以形容的恨。腳步聲愈走愈近了。她會不會經過這裏而走到會客室裏去？不，門上的鉸鏈突然軋軋地響着，她的修長，適度，美麗，嬌柔的身體出現在門邊。她的臉上和眼睛裏有一種怯懦和諂媚的表情，她雖然極力要想隱藏這種表情，但是我仍舊看得出來，而且我很了解牠的意義。我屏息好久，我差不多要窒息了，繼續凝視着她，我拿出煙盒，開始吸煙。』

『這算是什麼道理啊？』她說。『有人來和你坐着談話，你居然會拿出你的煙盒來』

吸煙！」她在沙發上我的旁邊坐下，輕輕地靠到我的身上來，我讓開一點，使她不能和我接觸。

「因為我將在星期日演奏，我瞧你有些不高興，」她說。

「一點也不，」我答。

「你以為我看不出來麼？」

「假如你看得出來，那再好也沒有了。我所注意到的一件事便是你的舉止像一個賣弄風情的女人。」

「假如你用這樣的粗話來侮辱我，我要走了。」

「走罷，但是注意這個；假如家庭的榮譽對你並不覺得可貴，對我却是極可貴的。不，你對我並不可貴，但是家庭的榮譽對我是可貴的。」

「什麼！你說什麼？」

「出去！出去罷！爲了上帝的緣故！」

但是她不走。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假裝着不懂，還是真的不懂我所說的。但是她觸

怒了。她站起來，但是並不走出，站在房間的中間。

「你變得實在使人不能容忍。你的性格就叫天上的安琪兒也無法和你住在一起，」和尋常一樣，她總想刺傷我最銳感的地方，她使我記起有一次我怎樣對待我的妹妹。從前有一次我大發脾氣，曾用很粗暴的話罵我的妹妹，這件事的迴憶對我是異常痛苦的。所以她挑選那創痛的地方來襲擊我。『假如你對待你自己的姊妹也用那種態度，那麼你現在對我所做的並不使我覺得驚異，』她激動了。

「是的，她對加於我的侮慢：貶抑，陵辱並不滿足，但是她必須使這件事的錯處都在我身上。」我想着，突然我感覺到一種我一生從來沒有感覺過的毒恨和狂怒。這是第一次我渴望着把我的恨意具體地表現出來。我跳起來，向她那裏走去，但是當我這樣做的时候，我記得我明白我是被怒氣所策動着，我問我自己倒底該不該受這種怒氣的支配。我回答自己這是對的，因為這可以駭唬她；所以我不但不抵抗和克制我的怒火，反而把火焰更加扇熾，在想到牠的迅速的開展和愈變愈烈的情形，我感覺到一種特殊的快感。

「離開我，否則我要殺死你！」我叫喊着，同時走近她，抓住她的手臂。當我說話的時候，我故意把我的嗓子提高來表現我的憤怒；無疑地我的臉色是很可怕的，因為她現出十分驚怖的神情，她簡直沒有力量離開房間。她祇說：「凡沙，你幹麼了？」

「走開！」我喊得更高，「你要叫我發瘋了。我對我自己所做的不能負責！」

「我對我的恣意發怒的快感中。我感覺到我要做一件異常的事，可以表示出我的狂怒的頂點的事。」

「我有一種差不多無法抗拒的渴望要去打她，去殺死她，但是我知道這是不能的。於是，爲了要約束我的暴怒，我抓起在桌上的壓紙錘，同時再叫着，『離開我！』我把牠擲到她腳邊的地上。我故意擲到地上的。她於是走出這房間，但是在門檻邊她又站住了，當她還看着我的時候（我明顯地如此做，使她可以看到），我拿起在桌上各樣東西——燭臺，墨水瓶——把牠們擲到地板上，一面叫着，『離開我！走開！我對我所要做的自己也不能負責！』她終於走開了，我也立刻停止。一小時以後，保姆進來，說我的妻子患了歇私的里亞病。我走到她的房間裏去，她一會兒嗚咽着，一會兒又笑着，她一

句話也說不出來，全身劇烈地震顫着。她並不是做作的，她真的病了。

「到天明時她安靜下來了，我們又在一般人所謂『愛』的情緒的影響之下言歸於好了。第二天早晨，我承認我妒忌着特魯哈乞夫斯基，她一點也不困惑，不過很自然地笑着，她說這對她實在顯得太離奇了，人居居然會設想她會對這樣一個人發生好感。」

「像他這樣一個男子在一個品行端正的女人的心目中，除掉對他的音樂的演奏感覺愉快之外，難道還會發生別的感情麼？假如你願意，我預備不再見他，即使在星期日我也不見他，雖然我們已經請了客人。我可以寫一封信給他，說我有些不舒服，這樣就可以把這件事了結。祇有一件事使我煩惱，這便是任何人——特別是他自己——有一時都會想他是一個危險份子。而我的自尊心決不允許聽任這種事被人家設想。」

「這倒不是假話。她忠實地相信着她所說的；的確，她希望用這些話在她自己的內心中引起一種對他輕蔑的感覺，同時用這種方法來防衛他對她的進攻。但是她並沒有成功。一切都沒有如她的意，尤其是那可惡的音樂。我們的口角便這樣地告一結束，在星期日，客人們都來了，而特魯哈乞夫斯基和我的妻子仍舊一起演奏。」

「說我是極端虛炫的這句話我想是過分的。生命沒有虛榮簡直成爲不可能的。在星期日我忙着把這頓晚餐和音樂節目安排得盡善盡美。我甚至於自己出去買了一些東西，並且親自去邀客人。在六點鐘光景客人都來了，特魯哈乞夫斯基也來了，穿着夜禮服，襯衫上用着式樣惡劣的金鋼石飾鈕。他的態度很自然，帶着贊同和嘉許的笑容迅速地回答着一切問題，露出一種特殊的表情，似乎在說着：『你們所做的和你們所說的一切正是我所期望的！』我異常滿足地觀察着他一切不利於他的特點和特徵，因爲這些使我安靜，同時我看他所站的地位的水準對我的妻子實在太低了，她決不會過於降低自己的身分去遷就他的。現在我不再讓我自己去妒忌他了。第一因爲我從妒忌所得到的痛苦已經達到忍耐的最大的限度，現在我需要休息；第二因爲我願意信任我妻子的保證，實際上我真的信任的。但是，雖然我一點也不妒忌，我在吃飯的時候和在音樂節目開始以前的前半晚，我對他和她的談話總有些不自然。我不斷地注視和細察着他們的行動和面

容。這頓晚餐，正和一般晚餐一樣，是令人厭倦而死板的。不久音樂開始了。

「他去取他的小提琴；我的妻子走近鋼琴，把樂譜翻好。啊，那天晚上的一切，甚至於最瑣屑的事，我都記得很清楚；他怎樣把他的小提琴拿進來，打開琴匣，把一位太太替他繡花的嗶嘰琴套取去，拿出樂器，開始調絃；我的妻子怎樣坐到鋼琴面前去，帶着一種滿不在乎的神情，我看出在這種神情之下她掩藏了大量的不能自信的羞怯——一種特別由於她有限的音樂知識的羞怯。當她在鋼琴前坐定以後，他們開始調音；小提琴的 *Pizzicato* 的聲音；以後，他們怎樣地互相看着，迅速地警視着正在就坐的客人們。他們說了一兩句話，音樂便開始了。他奏出第一個諧音，他的臉立刻變成莊重，嚴肅，和惹人同情的，他傾聽着他自己奏出的音調，他的手指在弦上小心地移動着。鋼琴和應着他，音樂會開始了。」

說到這裏，波慈雪尼夫停止了，連續發出他那種特異的聲音。他正要繼續講下去，但是用鼻吸了一口氣，又不作聲。絨默片刻以後，他終於接着講下去了：

「他們奏的是貝多芬的克列采長曲 (*Kreutzer Sonata*) 你知道這樂曲的第一部的急

奏麼？知道麼？啊！」他叫着，「牠真是一只奇妙的樂曲，那只長曲，特別是第一部的急奏。一般說來音樂便是一件奇妙的東西。我不能了解牠。什麼是音樂？牠有什麼效果？爲什麼牠有這樣的效果？」

「他們說音樂使我們的靈魂提高。那是荒謬的。牠當然對我們有影響，並且有很可怕的影響（至少我說我自己），但是決不是提高靈魂。牠既不提高也不壓抑靈魂，牠不過是刺激靈魂。我怎樣來解釋我的意思呢？音樂使我忘掉我自己和我所處的真正的境地，牠把我運送到別的不是我自己的境地中去。在牠的影響之下，我似乎感覺到我實在所不感覺到的，我明白我所不明白的，並且我能做我所不能做的，我以爲音樂的影響正像欠伸和笑一樣。雖然我並不想睡，但是當我看見別人欠伸，我也欠伸了；雖然一些也沒有可笑的事，我祇要聽見別人笑，我也笑了。音樂立刻會把我運送到作曲家自己在作曲時所感到的情緒中去，我的靈魂和他的滲雜起來，並且和他一同從一種心境被運送到另一種去。但是爲什麼我這樣地被運送着，我自己也不知道。作曲的人——譬如說貝多芬在作克列采長曲的時候——十分知道爲什麼他有那樣的心境；那心境使他決定去做某

一些事情，所以那心境對他是有意義的，但是對於我便毫無意義。這便是音樂祇使人激動，而不能完成任何事物的原因。假如奏一只軍隊的進行曲，兵士按着音樂的拍子而前進，目的已經達到；假如奏跳舞音樂，人們按着節奏而跳舞，目的也完成了；假如唱着彌撒，我受着聖餐禮，這裏的音樂也不是徒然的；但是在別種情形之下除掉激動以外，什麼也沒有了，在激動之中我們也不知道怎樣去做。所以音樂是異常危險的，有時牠會產生出可怕的效果來。

「在中國，音樂是一件國家的事情，這本來應該是如此的。假如一個人把別人催眠了，而使他們順着他的意思去做，尤其假如這催眠者——天知道他是誰——是一個壞蛋，像這樣的事我們可以讓牠存在麼？牠在知道如何應用牠的人手裏便是一種可怕的武器。就用克列采長曲來做一個例吧。在會客室中當着許多穿着露肩的衣服的女人們面前演奏這樂曲的第一部的急奏，這是應該的麼？奏完了那只急奏，然後鼓掌喝采，接着便吃冰淇淋和談講近頃發生的醜事，這是應該的麼？像那樣的樂曲祇應該在若干莊重的場合中演奏，而且即使在那種情形之下，也祇能和這音樂相合的一些重要的事件必需完

成的時候纔能演奏，但是祇是引起一種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都和這音樂不相合的情緒的力量，而且這種力量也不顯示在任何事件裏，這樣的事一定成爲最危險的行動。

「無論如何，這一隻樂曲對我發生一種可怕的效果；我以前所從來沒有夢想過的新的情感和新的力量進入我的靈魂。」我應該像這樣地生活着和思想着，不應該像我從前那樣地生活着和思想着，「當我聽着這樂曲的時候，一種聲音似乎在我的靈魂深處低語着。這我所感覺到的新的東西到底是什麼，我自己也不能圓滿地解釋，不過這種不可確定的心境的存在自覺使我十分愉快的，處在這種心境中，妒忌不再有牠的地位了。我用一種新的眼光來看所有的人，他和我的妻。那音樂把我轉移到一個未知的妒忌不再存在的世界中。妒忌和引起妒忌的情緒那時在我看來，都變成不值得想起的瑣事。」

「這一隻 Presto 奏過以後，他們接着奏壯麗，但並不新奇，有着平凡的變調和軟弱的結尾的 Andante。因爲客人們的請求，他們又奏了一只歐斯脫的輓歌和別的幾只小曲。這些都奏得不壞，但是牠們所給我的印象不及第一只長曲所給我的印象的百分之一。整晚我感覺到輕鬆和愉快。至於說到我的妻子，我以前從未見過她像那天晚上的那

副神情：發亮的眼睛，當她在演奏時的那種莊嚴肅穆的神情，演奏完了時的那種嬌慵的憔悴，那種微弱的，惹人憐愛的，幸福的微笑。我都看到了，但是並不視為重要，我相信她也經歷到和我一樣的感覺，一種新奇而以前從未經歷過的情緒向她啓示着，模糊地帶到她的意識的範圍之內。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我沒有妒忌。完全成功的夜會終於告一結束，客人們都告辭了。

「知道我在兩天以後要到鄉間去開會，特魯哈乞夫斯基在他和我握別的時候，他問我什麼時候回來，並且說下次他來的時候，他希望再來一次那天晚上所經歷的快樂。我從這句話推度在我不在家的期間，他一定以為不可能再到我家，這使我非常滿足。因為在他離開莫斯科以前，我還不能回來，顯然我們不能再見面了。我第一次真正愉快地握着他的手，同時謝着他所給我的愉快，他也向我的妻子作最後的告別，而他們的辭別似乎也是十分自然而正確的，我的妻子和我自己對這次夜會都感到十分愉快。」

「過了兩天，當我向我的妻子告別以後，我帶着最寧靜，最愉快的心境下鄉去了。在鄉間時常有許多事情等着我去辦；那裏有一種新的生活，一個和我平常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新穎的小世界。接連兩天，每天我在會中工作至十小時之多。我到鄉間的後一天，當我坐在會中忙着工作的時候，我接到我的妻子的來信。我立刻拆開來看。信裏她告訴我關於孩子們，她的叔父，保姆，她買的東西等等，在信尾添上一段，好像一件極自然和極不重要的事，說：「特魯哈乞夫斯基曾經來過，帶來了他所允許我的樂譜，並且建議再和我合奏一次，但我拒絕了。」我記不起我會允許帶樂譜給她的話，我似乎倒記得那天晚上他確定地告別了，於是這消息使我極不愉快。但是當時因為我有許多事情趕着要辦，所以沒有餘閒讓我細想這件事，直到晚上我回到我的房間裏以後，我又把這封信看了一遍。除掉特魯哈乞夫斯基在我出外的期間會拜訪過她之外，全信的語調似乎都有些可疑。內在的妒忌的狂獸在牠的洞中吼着，似乎拼命要想破關而出。但是我深恐牠也許會成功，我趕緊把洞門關上。

「這妒忌是多麼可憎的感覺啊！」我對我自己說。「她信上所寫的不是很自然的

麼？」我就上床就寢，開始想着明天我要辦的公事。在地方議會開會期間，我從來不能很快地入睡，這無疑地是由於新換了生疏的房間。但是那天晚上我很快就入睡了。

「正像在這種事件中常常發生的一樣，我感覺到一種像電一般的震動把我突然驚醒，醒了以後，我立刻想起我的妻子，我對她的肉體上的愛，和特魯哈乞夫斯基。恐怖和憤怒激動了我的心，但是我極力使我自己聽從理智的感化。『多麼荒謬的妒忌！』我想着。『這是毫無根據的。我怎麼能這樣賤視我的妻子呢？一方面祇是一個簡直可以稱爲受僱的琴手，一向以不名譽著稱的傢伙，而另一方面却是一個家庭中爲人所尊敬的主母——我的妻子，多麼荒謬啊！』那是思想的一種潮流。但是另外還有完全不同的一種：『這種事爲什麼不會發生呢？設想這樣一件自然而顯而易見的事情的發生又有什麼荒謬呢？這種事還不是同樣的簡單和不可思議的感覺，我用這種感覺的名義而結婚，用牠的名義我和她同居，我對她所希望的唯一的事，所以也是別人所希望的，而這位音樂家也是其中之一。他還沒有結婚，身體極好（我記他怎樣舉嚼着薄肉片的軟骨，怎樣貪婪地把他的酒杯舉到他的紅潤的脣邊去），神采奕奕，不但是不道德的，而且深信一個人

應該享受無論何種在你面前的快樂，在他們中間有一種聯繫——音樂——在各種官能的享受上最優雅的一種。還有什麼顧慮或者能使他不敢踰越常規呢？沒有。相反地，每件事都在引誘着他。至於她呢？她一直是一個神祕的東西。我並不了解她。我祇當她是一個動物，沒有東西能約束一個動物的。

「就在那時我又記起那值得記憶的星期日晚上，在奏過克列采長曲以後，當他們演奏着另外幾只小曲——我忘了是誰的作品，我祇記得牠們是極端熱情的——的時候他們的臉色。『我怎麼會這樣傻，居然會離城而到鄉下來？』當我迴憶着他們的臉色時，我問着自己。『那天晚上他們間的一切都安排好了，這還不明顯麼？那天晚上在他們中間，非但沒有障礙物存在，而且他們兩人——尤其是她——在記起他們間所發生的事，都感到一種羞恥，這也不是很明顯的麼？』我記得她怎樣軟弱地，溫柔地，愉快地微笑着，揩拭着她發燒的臉上的汗珠。在那時候他們已經避免眼光互相接觸，祇在吃晚餐的時候，當他替她倒水的當兒，他們互相瞥視一眼，露出了一絲幾乎不可覺察的微笑。當我記起他們的臉色和那種幾乎不可覺察的微笑的時候，我戰慄了。『是的，現在他們』

一切都成功了，」一種內在的聲音向我低語着。「你有些瘋了，這是不可能的。」另一種聲音說着。在黑暗中躺在床上想着這些事，我感覺到異常的痛苦和可怖。於是我擦亮一根火柴，但是當我看到這糊着黃紙的小房間，我又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恐怖。我燃起一枝紙煙，正和一般的情形一樣，當一個人在一個不相容的矛盾的圈子裏轉來轉去的時候，他祇好吸煙了。爲了要麻痺我的腦子，同時使我不再去想這些矛盾，我一枝又一枝不斷地吸着煙。那天整夜我沒有睡着，在早晨五點鐘，天還沒有亮，我決定不再讓我滯留在這種精神上的緊張的情況中，我便從床上跳起，叫醒那個侍候我的僕人，吩咐他去預備馬匹。我匆忙地寫了一張便條給議會，說我因爲有要事，必須回莫斯科一行，並且請求他們在我的缺席期間，我的事情暫時由別人代替。在八點鐘的時候，我坐在馬車上向前進發了。」

二十五

這時候售票員走進車廂，看見我們的蠟燭快燒盡了，便把牠吹熄，也不重新再點起

一枝。天色漸漸發亮了。直到查票員再走出，把我們留在黑暗中，波慈尼雪夫緘默着，時時深深地嘆息。除掉窗戶擊撞聲，軌軌的車聲，和這位夥計單調而有規則的鼾聲之外，什麼也聽不見，在暗灰色的曙光中，我不能辨出波慈尼雪夫，但是他的聲音愈說愈高，同時也愈變得可憐和激動。

「我必須在馬車中走三十五維爾斯脫，(註)在火車中走八小時。在馬車中的旅程是很愉快的。這是一個降霜的秋天的早晨，有着明亮和愉快的陽光，路是平坦的，太陽光有些眩目，而空氣是爽人的。坐馬車真是一種快樂的事。天一亮我出發了，我心裏覺得輕快了一些。看着馬匹，田地，和過路人，我簡直忘了我是上那裏去的。有時好像祇是出來作一次郊遊的，同時湊合起來使我奔波的事勢似乎一個也不存在。我感覺到一種異樣的愉快來這樣地忘掉一切。當我一想起這一次我出行的目的的時候，我便對我自己說，「現在且不要去想牠：以後總可以看出牠來。」

「在中途，一件意外使我不得不暫停前進，同時更使我忘懷了一切：馬車壞了，必須修理一下。這件意外實在比起先所想的來得重要，因這就攔使我趕不上特別快車。我

不得不等候數小時，改乘普通客車，所以到莫斯科時並不如我所預期的在五點鐘便能抵達。所以我到家時已經深夜一點鐘了。另找尋一輛車，修理工作，付錢，在小客棧裏喝茶，同特伏爾尼克^(註)閒談；這些事都使我把原來的思路打斷。到黃昏時，一切都準備妥當，我又重新趕路。在晚間的旅程比在白天更有趣。新月，微霜，平坦的路，愉快的車夫，這些都使我精神奮發，我繼續前進，簡直不再想到前面等待着的一切。還是正因為我知道我所能期待的是什麼，同時正向人生的一切歡樂告別，所以我纔這樣愉快地享受着人生的麼？無論如何，這種平靜的心境和控制我情感的力量直到在馬車中旅程的告終纔完畢。

「當我踏上火車的瞬間，情形便完全變了。火車中八小時的旅行對我真是一種可怖的經驗，就是到死我也不會忘懷的。到底是爲了坐上火車以後，我便比剛纔更明顯地覺察到我是走近我旅程的目的地了，還是爲了火車上的旅行一般地使人激動和不安，我也

註：俄里，合三千五百英尺。

註：特伏爾尼克——圍丁，守門者之類。

不知道。我祇知道從我走進車廂以後，我對我不斷的想像完全失去控制的力量，構成無盡的一連串色彩鮮明的畫圖，一幅比一幅來得更諷刺，都足以加劇我的妒忌的性質，都針對着一個題目——我離家期間家裏所發生的一切，和她對我的不忠實。當我默想着這些畫圖，既不能不去看牠們，又不能把牠們抹去，也不能阻止牠們不許牠們在我的眼前升起的時候，我胸中燃燒着憤怒，恨和一種被我所受到的恥辱所引起的特別的沈醉的感覺。

「不，我對這些虛幻的景象愈看得久，我愈相信牠們的真實性。這些幻象栩栩如生的情景似乎向我證實我所想像的是真實的。這正好像有一些魔鬼違背着我的意志，在那裏創造和提示着最可怖的幻想和推測。好幾年以前我和特魯哈乞夫斯基的兄弟的談話又回到我的記憶中，把這段談話應用到特魯哈乞夫斯基自己和我的妻子，簡直使我心碎，很久以前——雖然事隔很久，但是我仍能清楚地記得——我問特魯哈乞夫斯基的兄弟他是否也上那些不正當的地方去作樂，他回答說他是不去的，因為一個上等人很容易在主流社會中找到一個女人，不必到那些污穢而容易傳染疾病的地方去。現在說這話的人的

兄弟找到了我的妻子！「不，這是不可能的！」那時我吃驚地對我自己說：「這決不會的，決不會如此的！簡直就沒有絲毫理由來想像這一類的事。她不是會對我說過，爲了像他這樣一個人而生妒忌的念頭對她是種侮辱？她的確會這樣說過。但是這是謊言，是的，她常常撒謊的。」我叫起來——於是^又一切又從頭重新開始。

「在我坐車廂裏祇有兩位旅客，一個老婦和她的丈夫，他們倆都不開口，而且在中途的一個小站下車了，所以祇剩下我一個。我正像在獸檻裏的一頭野獸。一會兒我突然跳起，奔到窗邊；一會兒我又搖搖擺擺走到車輛的中央，開始急速地向前行走着，好像要想追上火車；火車震蕩着，坐位和窗戶震動着，正像我們現在的一樣。」

波慈尼雪夫突然站起來，來回踱了幾步，又坐下了。

「這些火車多麼可怕呀！牠們使我充滿着恐怖。是的，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時候，」他接着說。「我重新坐下，並且我自己說着：『我必須想些別的事情。讓我想今天我在那裏喝茶的那位小客棧老闆。』於是我的想像中現出這特伏爾尼克，他的長鬍子和他的孫子，一個和我凡沙年齡相若的孩子。我的凡沙！我的凡沙將看見一個音樂家怎樣擁

抱他的母親。他可憐的靈魂不知道會起些什麼？但是這和她有什麼關係呢？她正愛着。一切想像又重新開始。「不，不！讓我想昨天醫院的巡禮罷；是的，昨天一個病人埋怨着醫生，這醫生有留着像特魯哈乞夫斯基一樣的小鬍子。他多麼無恥地欺騙着我——他們倆都欺騙我——他說他就要離開莫斯科的！」於是同樣痛苦的思想又開始了。那時我簡直沒有我能想到而和他們沒有關係的題目。我可怖地受着。最使我痛苦的便是這一種疑慮，猶豫，不知道我到底應該愛她，還是恨她。當時我的痛苦是有增無減，我記得我會想走下車去，臥在鐵軌上，讓火車碾過我的身體，結束我的痛苦。這念頭使我很愉快，因為這樣一來，無論如何我不會再被這種痛苦的疑慮煩惱着。一件東西阻礙着我，不許我感情用事，這便是一種可憐我自己的情緒，這種情緒同時對她和他生出無限的恨來，但是對他還比較好些。對他我有一種極奇妙的恨意，我感覺到我的恥辱和他的勝利，但對她便祇有一種可怕的憎恨。「我不能殺掉自己而讓她自由自在！」我對我自己說。「她必須也要受些苦，至少她應該明白我會受過苦。」

「爲了轉移心境，我在途中每一站都走下。在一個站上，我看見人們都在飲食處喝

酒，我也立刻走進去喝了一杯伏特卡。在我的旁邊站着一個猶太人，他也在那裏喝酒。他開始和我談話，我因為不願再一個人孤單地坐在我自己的車廂裏，所以就跟他走到他的醒瞇，充滿了煙味，地上盡是葵花子壳的三等車裏。我在木板座位上在他的旁邊坐下了。他告訴我許多故事，我並不明白他所說的，甚至於我並不在聽着他，因為我仍舊繼續不斷地想着我自己的事。他看出來了，請我聽他所說的；於是我就站起來，回到我自己的車廂裏。

「我必須把這件事重新從頭再想過，」我對我自己說，「我必須把正面和反面都仔細查看和比較一下，再看一看是否真有使我自己痛苦的理由。」我坐下要想把這件事平心靜氣地考量一下，但是就在這時候，剛纔連續不斷的思想又重新開始，也沒有理論，我祇看見剛纔那些畫圖和幻象。

「我以前也不知道已經有過多少次這樣地使我自己痛苦着（這裏我迴憶到我從前同樣的妒忌），而事後證明所有的妒忌都是毫無根據的！」我想着，「也許我現在的疑慮也是同樣地沒有根據——我的確知道這些疑慮是毫無根據的。當我到家裏以後，我將

發現她熟睡着，她將醒過來，她將很愉快看見我，我可以從她的言語和面色看出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這都是我自己見鬼。啊，這樣多好呀！」『不，從前雖然常是這樣，這一次一定不對了，』一種內在的聲音似乎在說着——痛苦的和有毒的思想又像洪水一般湧到我的腦中。是的，這真是痛苦的！

『這並不是帶一個青年到醫院裏去，把作惡的後果指示給他看，而是把他帶到我靈魂深處，讓他凝視着這使牠裂開的魔鬼。』我想着。非常可怕的一點便是我深信我對我的妻子享有一種不能沒收的權利，好像她的身體是絕對屬於我的，同時我又感覺到我不能佔有她，她不是我的，她能隨心做她所要做的，而且她存心要做我所不許她做的。我對他實在沒有辦法，對她更沒有辦法。『假如她並沒有欺騙我，不過要想欺騙——我知道她的確要想欺騙我的——那事情更糟了。假使她真的欺騙了我，這反而倒好些，因為這樣我的疑慮也許可以祛除了。』我也不能明白說出我所需要的和我所期望的。這完全是一種瘋狂。

二十六

「在最後第二站，當查票員進來收票的時候，我把我的行李理好放在一起，走到車輛尾端的看台上站着。旅程的盡頭將接近的感覺祇使我的激動更增加。我感覺到有些發冷，我的牙牀劇烈地抖動着，牙齒打着顫。我們終於到了目的地，我機械地隨着羣衆離開了車站，僱了一輛馬車，直向家中趕去。在途中，我凝視着稀少的過路人，園丁；車輛忽前後的陰影；讀着招牌，當時我什麼也不想。走了半里路，我覺得我的脚有些冷，我記得在火車中我會把我的毡鞋套褪下，把牠們放到旅行箱裏去了。我把旅行箱放到那裏去了？在不在馬車中？牠在馬車中。大鐵箱到那裏去了？那時候我纔知道我把行李完全遺忘了。但是找到行李票以後，我決定這不值得立刻趕回去取，所以我繼續前進。雖然我極力想記起，但是我總不能說明當時爲什麼要這樣地匆忙。從那時候起我便不能記起途中的心境。我的思想是什麼？我的願望又是什麼？現在這些祇留下一片空白。

「我祇記得我意識到有一些極可怕的重大事件將發生。這件重大的事件倒底因爲我

想牠這樣嚴重，所以牠纔是這樣嚴重，還是因為我預先知道牠的不祥，我也不能說。也許因為後來的一切發生以後，所以連以前所發生的事故也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悽慘的陰影。

「我到達門口，已經午夜一點鐘了。幾個馬車夫在門口等候主顧；從窗戶的燈光（在我們的幾間房間裏會客室和談話室的窗戶透出明亮的燈光）來猜想，這是一個足夠合理的期望。也沒有試想向我自己解釋為何這樣晚還要在我們的房間點起燈來，在同樣期望的心境中（恐懼着一些可怕的事將發生），我走上門階，按着鈴。僕人葉谷爾——一位老實，勤懇，但是極端愚蠢的傢伙——開了門。等候室裏第一件使我震動的東西是一件外衣，和在另外一些東西掛在一起的外衣。我原應該吃驚，但是我一些不感到驚奇，因為我早就猜想到了。當我問葉谷爾，「誰在這裏？」他提起特魯哈乞夫斯基的名字時，「正是我所想到的，」我默想着。「還有別人麼？」我問。他的回答是「沒有。」我記得他說這句話的聲調，他好像要使我愉快，同時驅散我的疑懼。「是這樣的——是這樣的，」我對我自己說。「孩子們怎樣？」我問。「謝謝上帝，他們都很好；他們已經

睡了好一會了，老爺。」這時我連呼吸也不能自由，我簡直無法使我的牙齒不打顫。「這正像我所想像的。」我想着，「從前我回家的時候，常常喜歡想像些不幸的事，但是後來我總發現我錯誤了，家裏的一切還是好好地尋常一樣。這一次和以前不同了。現在我想像中存在的一切（我一直幻想着這些不過祇在我的想像中存在）已經變成殘酷的現實了。」

「我正要高聲地哭一場，這時候內在的魔鬼對我低語着：『哭哭啼啼徒然引起病態的情操，並且給他們時間從容地分別，不留下絲毫證據；而你將在不斷的疑慮和痛苦中過生活。』自憐的情緒突然消滅，接着生出一種愉快的感覺：你決不會相信的——一種因為我的痛苦將告一結束而感到的愉快的感覺，我現在能懲罰她，把她除去，發洩我的恨。我果真發洩我的恨，這種恨使我變成一隻野獸——一隻惡毒，狡猾，殘忍的野獸。」

「停！停下！」我對正要走進會客室去通報的葉谷爾叫着。「聽好，你趕快去雇一輛馬車，到車站上去把我的行李取回，愈快愈好。這裏是行李票。快去罷。」他沿着走廊去拿他的外衣，我怕他也許會驚擾了這一對情人，所以我陪着他走到他的小房間裏，

當他穿大衣的時候，我便站在旁邊等着他。說話聲和刀叉聲從餐室（另有一房間隔在中間）裏傳出。他們顯然因爲在那裏吃東西，所以沒有聽見門鈴聲。「天保佑我不要叫他們現在離開這房間！」我想着。葉谷爾終於穿上他的大衣，走出去了。他走出以後我便把門關上。當我知道現在祇剩下我一個人，並且應該趕快動手的時候，我感覺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和令人寒戰的情緒。怎樣動手呢？我還不知道，我祇知道這時候一切都完了，而她的不貞已經不再有什麼疑問，我應該立刻懲罰她，永遠和她切斷一切關係。直到現在爲止，我一直還疑慮着，我會想，『也許沒有這回事，也許我錯了。』但是這時候我不再這樣說或這樣想了。一切都永遠不能挽回地決定了。「單獨和他在一起，並不給我

知道，而且在深夜！她把她的本分都忘了。或者，更壞些，這種勇敢的行動是深思熟慮的結果，牠的過分性也許可以證實她的無罪。一切都明白。現在再也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了。」唯一使我感覺有些不安的事便是：他們也許會逃跑，也許會重新編一些鬼話來騙我，這樣也許會使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所聽到或看到的證據，以及他們犯罪的可能性。

「爲了要突然地捉住他們，我向餐室走去，不從談話室經過，而沿着走廊，輕輕地穿過孩子臥室。在第一個臥室中孩子們都熟睡着，在第二個臥室中這位老保姆在床上轉側着，好像要醒來的樣子。我心中想像着，假如她知道了這一切，她會怎樣想。那時我充滿着一種深刻的自憐的情緒，我簡直不能制止我的眼淚，爲了不要驚動孩子們，我又沿着走廊躡着腳跑回到書室，投身在一張沙發上，高聲地嗚咽着。」

「我是一個體面人，這樣可尊敬的父母的兒子，我一生祇憧憬着家庭的幸福，我的母親——居然會讓一個音樂家擁抱着她，因爲他有鮮紅的脣，不，她不是一個人，她是一隻母狗——一隻骯髒的母狗。這些事便發生在孩子們的臥室的隔壁，她一直假裝着終生愛着的孩子們。她還寫這樣一封信給我！呀，我怎麼知道呢？也許這種事早就有了；也許這些我以爲是我自己的孩子都是僕人替我生的。假使我不是今晚回來，而是明天，她一定會把她的頭髮弄好，穿上她貼身的內衣，帶着嬌慵而優雅的姿態來迎接我；牢籠在我胸中的妒忌的狂獸使我心碎。保姆將怎樣想？葉谷爾？和可憐的小麗莎？她已經到

懂事的年齡了。「無恥 虛僞！」我對我自己叫着。

「我想站起來，但是我不能。我的心劇烈地跳動着，我簡直無法站起來。」我將中風而死，」我想。她實在將是我致死的原因。這正是她所希望的；她本來不在乎我的死。但是不？我的死對於她實在像一筆橫財；我決不給她那種快樂。是的，我坐在這間屋裏，而他們在那間屋裏吃着和笑着。呀，那時我爲什麼不勒死她呢？」我問我自己，當我迴想起一禮拜以前，我把她從書室中推出，把桌上的東西擲她的情景。我鮮明地記起當時的心境，我不但記得，我還感覺到和那時同樣的要想擊殺的欲望。我記得我是怎樣熱烈地想做一些事，想有所行動，轉瞬間一切念頭——除掉行動時不可缺少的——都從我的腦中消滅，我正像在危險的時候激動着的一隻野獸或一個人，他帶着決心自然地行動着，並不匆忙，但也不遲疑，向唯一的，確定的目標邁進。

二十七

「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脫去我的長皮靴。然後我祇穿着襪子走到在沙發上面

掛着鎗和匕首的牆邊，拿下一柄從未用過，非常鋒利，彎曲的大馬士革匕首。我把牠從鞘裏拔出。這鞘從我的手中滑出，跌落在沙發背後，我記得我想着，『我以後必須找着牠，否則也許要遺失掉的。』於是我脫去回家後一直穿在身上的大衣，輕輕地用狼一般的脚步走向那裏。我不能說出我怎樣走去的——到底是跑的，還是慢慢地走的，經過些什麼房間，我怎樣走近餐室，我怎樣把門打開，我怎樣走進去——這些我都記不起了。

「我祇記得當我把門打開的時候他們臉上的表情。我所以記得牠，因為牠給我無上的愉快。牠是一種恐怖的表情，而這正是我所願望的。我到死也不會忘記顯露在他們臉上的失望和恐怖混合的表情，當他們第一眼看見我的時候。我想他是靠桌子坐着的，當他一看見我，他便跳起來，背靠着碗櫥站着。他的面容表現着明顯的，沮喪的恐怖。她的臉上也現出同樣的恐怖；但是除掉恐怖以外還有些別的東西？假使她祇現出恐怖的表情，也許以後所發生的一切永遠不會發生了。她的臉上在片刻間表現着——至少我相信我看見的——她感覺到被人攪擾，她的快樂被人中斷的一種失望和煩擾。她似乎祇有一個思想，一個願望，這就是，讓她安靜地享受她的快樂。這兩種表情祇在他們臉上滯留

一兩秒鐘。他的臉色立刻變成一種對她疑問的瞥視，似乎明白地問着，『說謊有用麼？假如要說，現在該開始了，假如不說，那就該幹一些別的；但是幹什麼呢？』當她的眼光和他的相接的時候，她煩擾和失望的面容接着變成——我想——對他的憂慮。我站在門檻邊，把匕首藏在背後，這時候他笑了，開始用一種無關緊要的，簡直像談諧的聲調說着。『我們奏過音樂——』他開始說。

「『我想不到——』她同時隨着他的尾聲說着。」

「但是他和她都沒有說完他們所要說的。一星期以前我所體驗到的狂怒又盤踞了我，我又體驗到同樣的要想破壞，要想用暴力的瘋狂，整個的我屈服於這種瘋狂之下。」

他們永遠沒有說完他們所開始的那句話。現在正開始另一件他非常恐懼的事情；這件事立刻把他們所要說的話消滅了。我衝到她面前，仍把匕首藏起，因為我怕他會來攔阻我把這匕首戳入我早就選擇好的地方——在她的胸部，乳房下面。正當我衝到面前的時候，他已看出我的意向，我不會料到他居然會捉住我的臂膀，高聲喊着，『不要發瘋！你幹什麼啦？救命！救命！』

「我掙脫我的手臂，一聲不響衝到他面前。我一定把他嚇慌了，因為當他的眼光和我的相接的時候，他的臉色突然白得像紙一樣，嘴唇也變得毫無血色，眼睛射出異樣的光輝來——同時也使我很驚異的——他居然鑽入鋼琴底下，向外面逃去。」

「我正想去追他，但是這時我感覺到有一件重物掛在我的左臂。這是她！我極力想把他她擺脫，但是她把我壓得更重，同時也抓得更緊，這件事有效地阻礙了我的行動，這出乎意料的阻礙，拖着我的重量，和她可憎的接觸更使我激怒。我看出我簡直完全瘋了，我的神氣一定是很可怕的，而我心中對這個却感到無限的愉快。」

「我用左臂用盡全力向後撞去，我的肘正打在她和臉上。她銳聲地叫起來，把我的手臂放了。」

「我正要趕出去追他，但是我想到一個人穿着襪子去追他的老婆的情人總是可笑的，我不願做得可笑，我願做得可怖。雖然我是極端的憤怒，我對別人的印象一直能意識到，有時候這種印象的確引導着我。」

「我轉向她。她跌倒在沙發上，用手掩着我擊中的地方，凝視着我。她的面容對

我——她的敵人——表示着恐怖和憎恨。正像我們把一隻關在捕鼠籠的老鼠舉到亮光中去，這老鼠所能表示的神情一樣。我至少看出在她的臉上祇有恐怖和憎恨——就是這兩種情感使她無可避免地愛上另外一個人。也許我仍舊可以制住我自己，也許我不至於趨向極端，假使她祇要能不作聲。

「但是她突然開始說話了，並且攔住我捏着匕首的那只手。

「『想一想你現在幹些什麼。他和我之間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什麼也沒有。我對你起誓。什麼也沒有。』我也許還會躊躇一下，假如不是爲了最後的幾句話，這幾句話使我推度到她所說的反面是真實的，這就是說，一切都曾發生了。這些話需要一個答案。這答案必須和我的瘋狂的情況相合，這種瘋狂漸次增強，而且繼續不斷地增加其強度。狂怒和別的精神上的情況一樣，是有牠自己的規律的。

「『不要撒謊，你這可惡的——！』我大聲咆哮着，用我的左手緊握着她的手臂。但是她從我的掌握裏掙脫了。於是，我右手仍舊握着匕首，我左手便又住她的咽喉。我把她推倒，開始想勒死她。她的頸似乎是多麼結實啊！她用她兩隻手抓住我的兩臂，把

牠們從她的窒息的咽喉上扯開，我好像祇等待着這個，於是我用全力把匕首戳入她的左脇，正在肋骨下面。

「一般人都說在瘋狂發作的時候，他們對他們所做的並不記得，這是荒謬的——這是謊話。我對我所做的記得很清楚，我一刻也沒有失掉知覺。我的怒焰愈高漲，我的神志也愈清明，當然我完全看到我所做的一切。我不能說我預先就知道我將做的事，但當我正做着的時候（我想在幾秒鐘之前），我完全意識到我所做的，所以我也許會及時而懺悔，我也許會轉變我的行動。譬如說，我知道我正用匕首從她肋骨底下刺進去，而這鋒刃將會深深地穿入。當我做這件事的時候，我知道我正在做一件異常可怖的事，一件我以前從來沒有做過的事，一件將產生可怕的後果的事。但是那種感覺像電光一樣迅速地閃過，動作立刻隨之而發生，快得簡直像同時發生的一般。這動作的感覺在我靈魂深處是非常分明的。我感覺到——我現在還記得——她的緊身內衣和一些別的東西對刀鋒片刻的抵抗，終於匕首從她身體的柔軟部分戳入。她用她兩隻手來抓住這柄匕首，她的手受傷了，但並不能阻止刀鋒的深入。」

「以後在監獄裏，當一種道德上的革命已在我的本性中引起很大的改變，有一時候我把在那行凶的時候我的念頭和感覺沈思好幾點鐘，迴憶着一切的瑣事。我記得在動手的前一秒鐘，甚至還不到一秒鐘，我可佈地意識到我正在殺人，我已經殺掉一個女人，一個毫無抵抗的女人，我自己的妻子。我記得這種心境的無法言喻的恐怖，我斷定（事實上我可以說我現在祇有一個磨糊的記憶）當我把匕首刺入她的身體以後，我立刻就把牠拔出，好像切望着要用這種方法來打消我所做的事，止住我的行動。我站着不動，等待着將發生的事，看着倒底能不能把牠打消。

「她突然跳起來，銳聲叫着：『保姆，他謀殺我啦！』保姆早就聽見這邊的聲響，她已經站在門口了。我仍舊站着不動，等待着，也不相信剛纔所發生的一切。突然血從她的內衣裏面迸出。

「這時候我纔明白一切補救都沒有用了，同時我決定這並不需要補救，這件事正是我所要做的，而且早就應該做的。我站在那裏等待着，直到她倒下去，保姆喊着：『我的天啊！』跑到她那邊。那時候我丟下匕首，離開這房間。『我必須鎮靜。我必須把我

所做的想一想，『我對我自己說，既不看着她，也不看着保姆。』

「保姆開始尖聲叫起來，喊着我妻子的婢女。」

「我沿着走廊走着，替他們把婢女叫去，走到我的房間中。『現在我必須做些什麼呢？』我問我自己，我立刻得到了答案。一走進我的書室，我便走到牆邊，取下手槍，仔細察看着——裏面有子彈——於是我便把牠放在桌上。我又在沙發後面把匕首鞘拾起，於是坐下了。我這樣地坐在那裏很久，也不想什麼，也不想記憶什麼。但是我知道在別的房间裏起了相當的騷動。我聽見門口來了一輛車，接着又來了一輛。我看見葉谷爾拿着我的行李走進我的書室——好像有人需要這行李！『你有沒有聽見家裏發生的事？』我問他。『叫園丁去報告警察。』

「他也不回答便走出去了。我從沙發上站起，拿出紙烟和火柴，開始吸烟。一枝烟還沒有吸完，我倦極而睡着了。」

「我睡了兩小時。我記得我夢見她和我親愛地生活着，我們會爭吵了一次，但是我們正言歸於好，有些東西阻止着我們，但是實則我們是和好的。」

「敲門聲把我驚醒了。」

「『這是警察，』我想；『我相信我已經把她殺死了。但是敲門的也許正是她自己，也許什麼事也沒有發生。』敲門聲繼續着。我並不答應，祇想解答這問題：這件事真的已經發生沒有？是的，這已經發生了。我記得她的內衣對刃鋒的抵抗，匕首刺入身體的創口；這迴憶使我從背脊上冷起，肌肉起着栗肌。」

「敲門聲又響着。我仍舊不答應。我把這問題問着自己：『這件事到底發生了沒有？』『是的，牠已經發生了。一些也不錯的。現在該輪到我自殺了。』我對我自己說着。」

「當我對自己說着這句話的時候，我很知道我不會自殺的。但是我站了起來，又拿起這手槍。真奇怪，我記得我以前多少次想自殺——譬如說，那天晚上在火車上。那時候我覺得自殺似乎很容易，因為我認爲這是使她害怕最好的辦法。但是現在我不但不能自殺，甚至於連想起這件事也不感興趣。『爲什麼我要自殺呢？』我問。我得不着答案。門繼續響着。『啊，對啦，我必須先看一看誰在那裏敲門。反正時間有的是呢！』

我想着，我便把手鎗放在桌上，用一張報紙把牠蓋了。於是我走到門邊，開了門鎖，把門開了。來的是我的妻子的姊妹——一位良善而思想簡單的寡婦。

「凡莎，這算什麼？」她問，一直含在眼眶裏的眼淚湧了出來。

「你要怎樣？」我粗暴地問着。我知道我不應該對她這樣粗魯無禮，我實在沒有粗魯的理由，但是那時我簡直不會用另一聲調來說話。

「凡莎，她快要死了，伊凡·柴哈利也維奇說的。」伊凡·柴哈利也維奇是醫生——她的醫生和醫藥顧問。「他在這裏麼？」我問。我對她一切的憎恨又復蘇起來。

「好啦，她死又怎麼樣？」我接着說。

「凡莎，去看看她罷。啊！這真可怕！」她嘆息着。

「去看看她？」我問着我自己。我突然決定我應該去看她，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也許是正當的事；當一個丈夫殺了他的太太，像我這樣，他應該去看看她。我理論着，假如大家都這樣做，我想我必須去一下。「是的，假如這是必須的話，」我對我自己說，想到我要想自殺的意向，「以後時間多着呢。」我跟着我大姨走。「現在我必須準備好

各種鬼臉和話語，『我對我自己說；『但是我一定不讓他們碰到我。』』等一下，『我對我的大姨說，『不穿好靴就去真太蠢了。讓我穿上一雙拖鞋吧。』』

二十八

『當我離開書室，行經這些熟悉的房間的時候，這似乎是很奇怪的。我還希望這一切都沒有真的發生，但是可憎的藥物，碘化物，石炭酸的觸鼻的氣味把我覺醒，使我知道這件事是一個可怖的現實。』

『沿着走廊走着，在孩子們臥室的附近我看見麗莎。她凝視着我。我想像着所有的五個孩子都在那裏，都這樣凝視着我。我走到她的房間的門口，婢女從裏面把門開了，走了出去。』

『第一件使我震驚的事便是放在椅子上她的淡灰色的衣服，上面凝結的血跡都變黑了。她睡在床上，在我的床上，因為搬上我的床比較容易些，她斜躺在枕上，雙膝高舉，緊身內衣解開着。傷處覆着一些東西。一種令人作嘔的碘的氣味充滿全室。我所得

到的第一件，而且比任何別的都來得深刻的印象便是她的發腫，打傷了的臉，眼睛下面和鼻子半邊有一條紫黑色的傷痕。這便是當她想來抓住我，我用肘打她的結果。她美麗的痕跡一絲也沒有了。我祇看到一些令人厭惡的東西。我停在門檻邊。

「到她那裏去，到她那裏去吧！」她的姊姊叫着。

「『是的，她現在也許要懺悔，』我想。『我必須寬恕她麼？是的，她快死了，我想我應該寬恕她。』我決定了，想要做得豁達一些。

「我於是走近她的臥床。她困難地抬起眼睛來看着我；其中一隻腫得很利害；她喃喃地說着，『你現在如願以償了，你殺死我了；』我在她臉上看出和身體上的痛苦掙扎着的表情。雖然死亡的臨近，臉上仍是那種同樣的，熟悉的舊恨。『孩子們——你不能——有。我不——把他們——給你！讓她（她的姊姊）——領她們——去。』

「至於我所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她的罪過，她的不忠實——她簡直認為這是不值得一提的。

「『是的，你幹得好！』她喊着，她的眼光慢慢地轉向門口，嗚咽着。她的姊姊攜

着孩子們的手站在門邊。「是的，看你幹的事」

「我看着孩子們，再看着她打傷了的臉，我第一次忘懷了我自己，我的權利，我的自尊？我第一次看出在她的內心也有一個人性。一切損害我的事現在似乎都顯得瑣細而卑鄙（甚至我的妒忌），我已做的事似乎顯得很嚴重和重大，我甚至於願意跪在她的腳邊，吻着她的手，向她說，「寬恕我！」但是我不敢。她閉上她的眼睛，不作聲，顯然沒有氣力再說話了。突然她拘攣着的臉震顫着，皺起眉頭，軟弱地把我從她身邊推開。」

「這一切爲什麼發生呢？啊，爲什麼呢？」她說。

「『寬恕我吧！』我說，

「『寬恕？這些都是廢話！祇要我能夠不死！……』她呼喊着，升起一些，用放着狂熱的光輝的眼睛凝視着我。『你已經心滿意足了。我恨你！啊！啊！』她喊着，顯然受到一些東西的驚駭，她開始陷入昏迷狀態。『現在殺死我，殺死我吧！我不怕。祇要把他們都殺死！把他也殺死！他走了！他走了！』昏迷和譫語繼續着，她不認識人了。她在那天中午死去了。

「在她死去以前，在那天上午八時我便被捕了。他們先把我帶到警察局，後來又把我移到監獄中，我在監獄裏過了十一個月，等候判決。在那裏，我默想着我自己和我過去的生活，並且對於牠的意義得到一種真正的見解，明白了一切，三天以後，他們把我帶到那邊——」他似乎還想多說一些，但是他似乎沒法抑制他的嗚咽，所以不得不稍停一下。幾分鐘以後，當他恢復了他的鎮靜，又接着說下去了：

「當我在她的棺材中看到她的時候，祇在那時候我方始了解一切。」他又嗚咽着，但很快地繼續着：「直到那時候，當我看到她的冷冰冰的死臉的時候，我纔明白我所做的一切。我知道我殺掉了她。她在一會兒以前還是活着，動着，溫暖的人，現在已經是僵臥，像蠟一樣，冰冷的東西，這件事由我而實現了。永遠沒有人，沒有地方能補救這件事。不感覺到這個的人決不能了解。啊，啊，啊，」他喊了幾次，又歸於緘默。

我們默默地靜坐了好久，他在我對面嗚咽着和戰顫着。他的臉變成薄而長的。他的嘴也發闊了。

「是的，」他突然說，「假如那時候我知道現在我所知道的，我決不會和她結婚，

無論如何不會的！」

我們又默默地坐了好久。

「原諒我，」他終於說出，背轉身來，在座位上躺下，用他的毯子把他自己蓋上。

當我們到達我必須下車的車站（在早晨八時），我走到他躺着的地方，去和他告別。

他究竟是熟睡着，還是假寐着，我也說不出來；但是他並不動。我便用手推他一下。他把毯子推開。那時我看出他並沒有睡着。

「再會，」我說，伸出我的手來，他也伸出他的手來，露出一絲笑容，幾乎看不出來，但是却是十分令人憐憫的，我幾乎被感動得要掉眼淚了。

「是的，原諒我，」他說，用他結束他的故事的同樣的語句作為向我的最後的告別。

一八八九年

克列采長曲

每冊實價七角五分

原 著 者 譯 者 校 閱 者 出 版 者 發 行 所 代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地	菲 律 濱	香 港	正 風	上 海 風	光 明 書 局	上 海 四 馬 路	長 風 書 店	昆 明 分 店	長 風 書 店	上 海 九 路 二 〇 號 大 厦 書 室	長 風 書 店	徐 柏 克 堂	孟 克 斯 之	托 爾 斯 泰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月初版

版權所有

57
5-2-14